

卷 636

543

部 =

7940

= 6





三家詩拾遺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三家詩拾遺十卷



國朝范家相撰家相字衡洲會稽人乾隆甲戌進士官至  
柳州府知府漢代傳詩者四家隋書經籍志稱齊詩亡  
於魏魯詩亡於西晉惟韓詩存宋修太平御覽多引韓  
詩崇文總目亦著錄劉安世晁說之尙時時述其遺說  
而南渡儒者不復論及知亡於政和建炎間也自鄭樵  
以後說詩者務立新義以摺擊漢儒爲能三家之遺文  
遂散佚而不可復問王應麟於咸淳之末始掇拾殘賸  
輯爲詩考三卷然創始難工多所挂漏又增掇逸詩篇  
目雜採諸子依託之說亦頗少持擇家相是編因王氏



之書重加哀益而少變其體例首為古文考異次為古  
逸詩次以三百篇為綱而三家佚說一一併見較王氏  
所錄以三家各自為篇者亦較易循覽惟其以三家詩  
拾遺為名則古文考異不盡三家之文者自宜附錄其  
逸詩不繫於三家者自宜芟除乃一例收入未免失於  
貪多且冠於篇端使開卷即名實相乖尤非體例其中  
如張超稱關雎為畢公作一條說見超所作誚蔡邕青  
衣賦非超別有解經之說而但據詩補傳所載泛稱張超  
云云並不錄其賦語蒐采亦間有未周然較王氏之書  
則詳贍遠矣近時嚴虞惇作詩經質疑內有三家遺說  
一篇又惠棟九經古義余蕭各古經解鈎沈於三家亦

均有採掇論其賅備亦尙不及是編也



自序

魯齊燕韓詩在漢最爲早出後爲毛公所掩遂至亡佚歷唐  
宋至今未有舉其遺說而述之者嘗疑三家師承至遠其弟  
子如孔安國匡衡王吉諸人皆當世名儒申公之師浮邱伯  
與毛本出一家何至相懸如是因集三家之說散見于經傳  
子史之引用者反覆推覽多與禮記周官左國不合而毛獨  
條條可復此毛之所以得掩前人者然三家之說令人欣然  
頤解者固觸目皆是也經師專已守殘昌黎深嫉其弊今之  
學者視漢唐注疏若可覆瓿不知注疏未可廢也義理求而  
日出古注亦探而彌新漢唐縱有缺敗其可傳者自在豈可  
任其散佚而不爲之收拾哉嗟乎詩自朱傳之出卽毛傳尙



東之高閣何論三家然集傳每取匡劉韓子之說以糾毛傳之失矣非其說之原有可信者在歟今使三家之書與毛俱存則朱子之駁三家者當甚于毛唯僅存一二見其有裨于經而採之彌覺其可重然則三家之說之是者固當信從其非者亦不妨任其兩存也余因毛鄭箋傳之不行于世而有感于三家之亡于是就深寧王氏之詩攷更爲蒐補稍爲推論其得失附以古文考異及逸詩二卷名之曰拾遺將以問諸好古之士乾隆庚辰四月長至後十日會稽范家相自序

凡例

一三家詩魯最先出齊次之韓又次之故所錄遺說以魯齊韓爲次間有補入則錯次錄之

一經文所標俱從毛詩不列其義但錄三家遺說殘章片語俱加輯錄仍疏其得失于後

一三家文字異者與經書子史所引古文奇字統爲一卷列之於首以廣見聞其三家文字既異仍別有意義者重錄於各章各句之下書曰某作某然後可覽其說焉其文字異而義同者不重出

一古逸詩或爲孔筆所刪或刪後之詩皆見經傳子史之引述三家如雨無正鼓鐘般諸篇句有逸出毛詩者皆



當輯錄故統爲一卷次於文字考異後

一三家齊詩存者絕少魯訓故傳亦復無多唯韓詩亡於北宋所存頗見一斑凡所輯錄必注明出於何書

一魯之孔安國劉向齊之匡衡翼奉韓之王吉諸人皆傳一家之學無所出入其董江都賈長沙班孟堅諸說未知的出何家者則但標其名鄭司農少受韓詩兼通齊魯後乃箋毛今本所自言出於何家之說分別書之

一韓詩外傳雖皆引詩証事亦時見本義間有節錄

一三家訓故傳說遺文悉錄原文不遺一字其他各家所引述非有裨於經義者不錄

一 是編本王氏詩考更加蒐補刪正以成書掛漏錯失在

所難免博雅之士聊以爲津筏可也其本論則具載詩  
潘中矣



三家詩源流

三家總記

漢書曰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生燕韓生皆爲之  
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  
應劭曰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  
隋經籍志曰漢初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訓詁是爲魯  
詩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終  
於後漢三家並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  
無傳之者

按韓詩內傳太平御覽尙引其文劉安世以爲少時嘗讀  
韓詩是內傳之亡當在北宋之末今所存者外傳十卷而



已

魯詩傳授

漢書曰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高后時浮邱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元王詩

原本此下有傳字依漢書刪

漢書申公魯人少從楚元王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宮武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至時已八十餘以為大中大夫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十餘人孔安國周霸夏寬碭

魯賜蘭陵繆生徐偃鄒人闕門慶忌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至丞相子元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由是魯詩有韋氏學王式翁思事免中徐公及許生為昌邑王師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皆為博士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為諫大夫其門人瑯琊王扶陳留許晏由是張家有許氏學

詩與韋賢同時者有章氏學後漢武榮治韋氏章句有武氏學不可悉載

陸德明曰申公以詩經為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弗傳

志號曰魯詩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郎中王臧御史大夫趙綰臨淮太守孔安國膠西內史周霸城陽內史夏寬東海太



守魯賜長沙內史繆生膠西中尉徐偃膠東內史闕門慶忌皆申公弟子

漢藝文志魯說二十八卷魯故二十五卷

齊詩傳授

漢書轅固齊人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諸齊以詩貴顯者皆固之弟子也夏侯始昌最明傳后蒼蒼字近君東海郟人通詩禮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衡授瑯琊師丹伏理旂君穎川滿昌君都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

陸德明曰轅固生作詩傳號齊詩傳夏侯始昌授后蒼蒼授翼奉及蕭望之匡衡衡授師丹及伏理滿昌昌授張邯及皮容皆至大官徒眾尤盛後漢陳方元亦傳齊詩

漢藝文志齊詩傳二十九卷

荀悅漢紀云轅固生作詩內外傳○按漢藝文志無此書后

氏蒼齊故二十卷傳三十九卷孫氏故二十七卷傳二十八

卷雜志十八卷

○按漢書志作記

韓詩傳授

漢書曰韓嬰燕人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河內趙子事生授同郡蔡誼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食生授泰山栗豐豐授山陽張就吉授淄川長孫順順授東海髮福由是有王食長孫之學

漢藝文志韓故三十六卷

新唐書漢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

內傳四卷外

傳六卷

隋唐志十卷

韓說四十一卷

○按原本作詩說依漢書藝文志改



漢魏說詩不著傳授者

伏生尚書大傳時或引詩伏本魯人與申公先後同時是魯詩家伏湛治魯詩見本傳

淮南子鴻烈解集眾手成書其說詩不一然家世魯詩也亦為魯詩

賈誼新書說詩與魯詩合卽騶虞可見矣劉歆曰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生雜說猶廣立於學宮為立博士在漢之儒惟賈生而已

董仲舒春秋繁露及本集說械樸雲漢及白牡駢剛諸詩與毛詩不同是時三家早出蓋三家說也

司馬遷曾向孔安國問故孔安國魯申公弟子

劉向列女傳曾南豐譏其說詩多乖異不知向家世魯詩也說苑新序亦然向子歆好春秋左傳及毛詩其與毛異者皆魯詩

班固白虎通多引韓詩內傳亦時述魯詩漢書亦然蓋三家詩俱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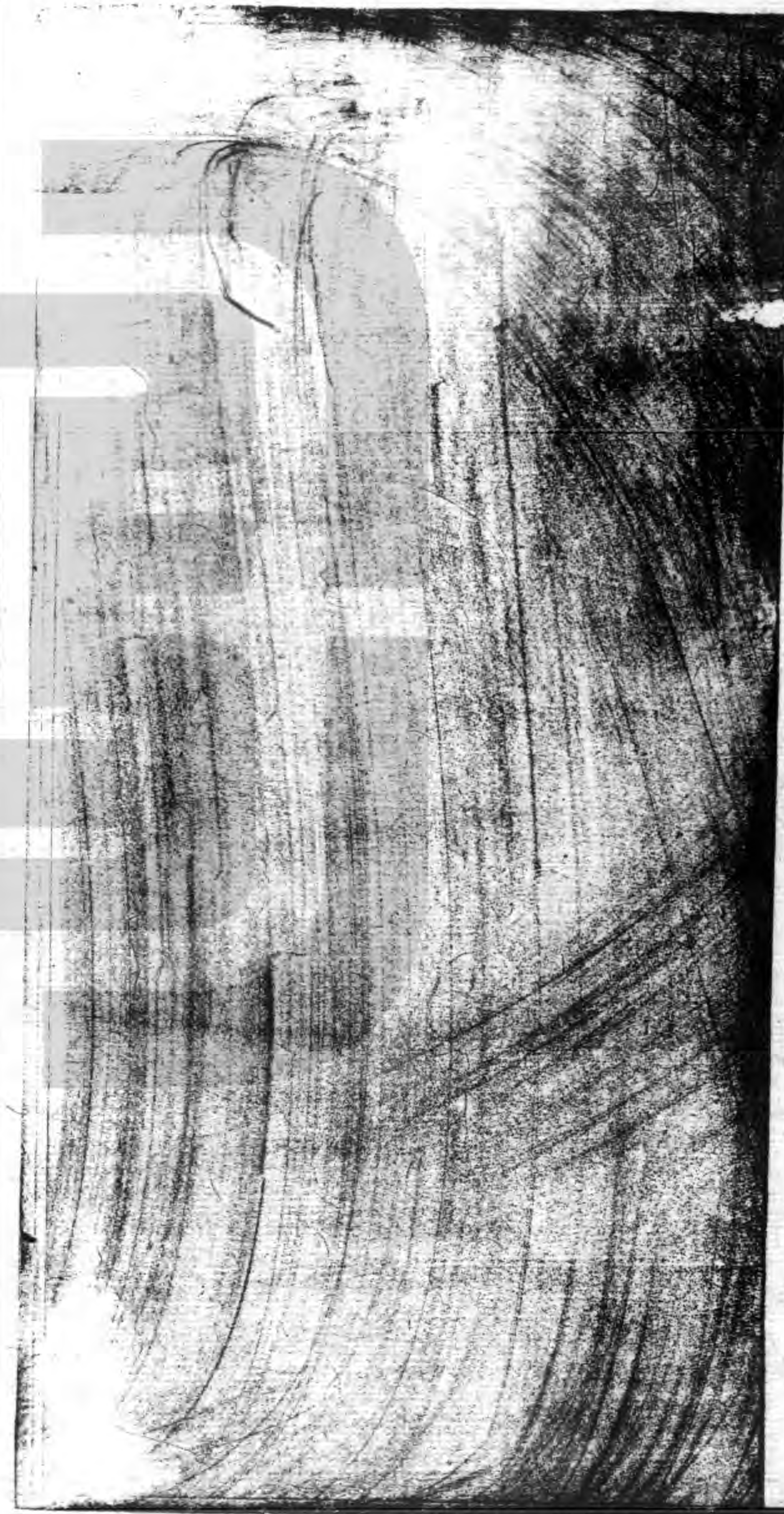
揚雄法言商頌闕宮之說乖異大抵亦出三家

蔡邕書魯詩石經其琴操亦多魯說唯獨斷載三頌之序俱同毛公朱氏經義考疑是魯序與毛同者

鄭康成未箋毛傳時其注三禮多用魯詩兼出齊韓見鄭志荅張逸及鄭駁異義

王肅崔靈恩皆毛詩家其注亦時出三家說





三家詩拾遺卷一

四庫全書原本

守山閣叢書 經部

會稽范家相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文字考異

孔穎達曰毛詩文字異者動以數百蓋不獨說經之家言人人殊矣王厚齋詩攷集經傳子史及說文爾雅所引與毛詩字句殊別者并入三家詩說中雖極該博頗無倫次因重為蒐輯補所未備別為一卷用廣學者之見聞其如于之與於維之與惟斃之與射古字本通者雖異弗錄

國風

關雎在河之州說文君子好仇爾雅參差荇菜說文摎差說文展轉



反則楚辭章句

葛覃葛覃 是艾是漙並釋文

卷耳我馬嘒頽說文虺積爾雅我乃酌彼金罍說文金罍漢書注陟彼

岵矣說文確矣釋文云何旰矣爾雅注

南有樛木利木韓詩釋文葛藟藟之楚詞章句藥之說文幣之釋文

蠡斯舜舜兮說文

桃夭秣秣一作媒說文其葉湲湲通典

采芣芣苢 溥言擷之並釋文

南有喬木橋木釋文江之漾矣韓詩外傳義別○按外傳無此文惟文選注引薛君曰漾長也

汝墳汝墳後漢書引韓詩惻如調飢釋文怒如朝飢怒一作怱釋文朝飢韓詩

義亦正與毛同羨矣說文長也

魴魚經尾釋文後漢書作魴尾王室如燬說文

麟趾麟之頽爾雅注額也

草蟲蟲蟲爾雅邁止漢書注

采蘋采萍釋文采藻說文于以勸之漢書師古注烹也

甘棠召伯所庋說文召伯所揭 勿剗勿扒並釋文召伯所稅○按釋文

文不言拜或作扒惟廣韻引詩有勿剪勿扒之語范氏蓋兼取之蔽芾韓外傳弗髴漢書

行露何以穿我屋釋文禕隋韓內傳漢衡方碑同 隸釋

羔羊五它釋文透迤釋文禕隋韓內傳漢衡方碑同 隸釋

小星抱衾與幃爾雅

江有汜江有漭說文

野有死麇死麇又作麋並釋文



何彼穠矣何彼我矣釋文

騶虞騶吾劉芳義疏

和舟威儀逮逮禮文不可算也絕交論晤辟有標說文辟又作擘一作寤擘義

異胡載而微釋文

日月報我不術注文選

終風願言則寔釋文堦堦其陰韓詩

擊鼓擊鼓其聲死生挈澗並說文○按說文無死生挈澗之語惟釋文云契本亦作挈

于嗟負兮韓詩

凱風簡簡黃鳥太平御覽

雄雉遙遙我思說苑我之懷矣自詒伊感左傳

匏有苦葉深則砥說文雍雍鳴駟說文盱日始

且易釋文姚氏引詩

谷風采芣涇以謂濁釋文我今不閱扶服救之禮記育詡釋文

密勿同心文選注無以下禮外傳既詒我勩爾雅○按原本勩爾雅皆傳寫之誤也今依釋文刪正

同又於上文別出伊子來勩一句注云爾雅皆傳寫之誤也今依釋文刪正

式微中路列女傳

旄丘留離之子又作鷓離爾雅注

簡兮山有榛釋文碩人扈扈韓詩釋

泉水泌彼泉水說文直視也韓詩作泌一作泌○按飲餞于今說文作泌惟釋文引說文作泌

坭釋文

北門室人交徧謹我釋文亦已焉哉韓詩外傳

北風其虛其徐爾雅



靜女靜女其姁又作秣好也說文優而不見說文

新臺新臺有址齊詩作有趾韓作有灌○按韓得此醜醜並

支

二子乘舟中心洋洋爾雅○按原本誤注說文今依詩攷改正

柏舟佻彼兩髦髦亦作髻佻亦作統並說文實維我直韓詩

牆有茨牆有薺說文中冓不可揚也韓詩

君子偕老禕禕爾雅它它釋文今髮說文不屑鬢也周禮玉之瑱兮

說文是褻絆也邦之媛兮並說文媛兮釋文作媛也

鶉之奔奔左傳賁賁禮記人而無良韓外傳

定駮牝驪牡說文

相鼠何不遄死史記

載馳大夫較涉儀禮言采其苗說文許人訖之釋文

淇奧淇澳 棗竹大學棗溝韓詩喧兮 有斐 誼兮俱大有邈

君子韓詩赫兮喧兮 琇瑩 黼弁俱說文

碩人列女傳○按原本綵衣衣錦尚絅中庸尚景儀禮

儀禮無此文惟士昏禮云姆加景乃驅尚黼尚書單公白

通與碩人詩無涉鄭注亦不引詩范氏誤瓠棲爾雅頤首蛾眉說文翟蔽以朝周禮北流滔滔說文施

眾濊濊說文汶汶說文皦皦說文

氓敦丘爾雅如覆敦者注波涕漣漣楚辭履無咎言禮記漸車幃裳

儀禮信誓旦旦說文

竹竿淇水泂泂釋文

芄蘭芄蘭之枝說文童子佩鐫周禮注○按原本正文作雖則



垂帶萃兮 能不我狎並韓詩

河廣曾不容說文

伯兮安得憲草說文 菱草爾雅釋文

黍離彼黍稊稊說文 中心慳慳爾雅

君子于役鷄棲于時羣經音辨

君子陽陽左執翳說文

中谷灘其乾矣說文 憒其泣矣韓詩

兔爰雉離于苞說文 尙寐無訛釋文

天車噉噉廣韻 毳衣如綉一作 毳衣如璫說文

大叔于田兩驂如舞家語 火列具舉文選注 臚裼說文

清人左旋右招說文 二矛重鷁韓詩

遵大路無我說文 鼓兮說文

同車薜華說文 佩玉鏘鏘楚詞章句

東門有靖家室韓詩 有靜家室太平御覽藝文類聚

風雨風雨淅淅說文

子衿子衿石經 史兮達兮說文 史他末子寧不詒音韓詩

蔓草清揚說文 畹兮玉篇 韓詩作青陽

溱洧洧與洧說文 方洹洹兮韓詩 方灌灌兮 秉菅 恂盱且樂

並漢書 洵盱韓詩 ○按釋文云洵韓詩作恂是漢書所引即韓詩也此條誤

甚當

還子之姒兮韓詩 營兮齊詩 遭我乎搖之間兮水經注 一 囷齊詩 並

駢從兩豨兮說文 ○按說文豕部引作並驅從兩豨駢從兩豨 嬌兮今釋文云驅本又作駢范氏蓋兼取之



詩韓

南山橫由其畝詩韓

甫田維莠喬喬法言婉兮嬈兮說文

盧令盧泠泠詩韓獐獐說文

敝笱其魚遺遺詩韓

載驅簪第朱鞞○按釋文無此文惟玉篇引作簪第朱鞞齊子旦夕○按釋文引韓詩云

發且也訓發為且非韓詩正文作且也范氏誤引

倚嗟倚嗟顛兮集韻四矢變兮舞則纂兮並韓詩

葛屨擗擗女手說文宛如左僻說文好人媿媿楚詞是以

為利呂氏讀詩記○按讀詩記利字無釋蓋傳寫之誤非異文也

伐檀河水清且瀾漪爾雅欲欲伐輪兮石經

蟋蟀蟋蟀說文

山有樞山有蔭石經蔭爾爾雅它是媮文選

揚之水素衣朱綃詩魯

綢繆邂觀詩韓

秋杜獨行煢煢文選胡不次焉崔靈恩集注

有杖逝肯適我詩韓

采芩采芣說文

軍巡寺人之伶詩韓

駟鐵四載漢書四載說文載獫狁說文

小戎游環脅駟陰靳並釋文○按毛傳云游環鞞環也釋文鞞環居觀反本又作靳此謂毛傳

別本有作靳環者非指經文陰鞞而言也范氏誤引又於此下別出駟鞞是駟一句注云釋文詳此一句正與今本



相同引之殊為無謂檢釋  
文此句亦無別本今刪去  
茨以釁軌說文竹秘緄滕儀禮竹

秘周禮情情良人列女傳

兼葭泝洄泝游爾

終南有岵有堂崔靈恩顏如渥泥韓詩又

晨風鷓風宛彼北林周禮

無衣與子同釋說文袴也注

權輿胡不承權輿爾雅

宛丘子之蕩兮楚詞鷺蘼爾

東門市也嬖娖說文穀且于嗟釋

衡門可以療飢韓外

墓門諱予不顧楚詞章句

防有邛有旨蕪說文石經○按唐石經作鷓與今本同漢  
可攷未知范氏何所據而云然也

旨蕪爾雅○按原本誤注

月出月出暎兮姣人僚兮文倭人劉兮羣經音辨

澤陂有蒲與茄爾雅碩大且鬖釋文陽如之何詩菡萏說文碩

大且媿說文○按媿字原本誤作媿今依說文改正說文

素冠棘人鬢鬢兮說文

萋楚旖旎其華楚詞章句

匪風匪風嚶兮概之金鷲說文匪車揭兮韓詩

蜉蝣衣裳黼黻說文五采鮮色也堀閣說文

侯人何戈與綬禮記嬀兮蔚兮說文女黑婉兮嬀兮崔靈



鴈鳩其弁伊璆

說文置玉也周禮注作綦

心若結兮

大戴禮記○按原注脫大戴二字今補

七月一之日畢

次二之日颯颯

說文栗烈作栗列

七月鳴駛

趙岐

孟子獻肩

周禮食鬱及蕝

說文黍稷種稔

周禮納于膝陰

說文

稱彼兕觥受福無疆

禮記

鴉鵲隸天之未陰雨

說文徹彼桑杜

韓詩子羽

子尾

子尾

釋文

孔氏經文○按此謂

文脩脩

釋文唯予音之

嘒嘒

說文補遺作

燒燒

東山歸雨

熠熠宵行

並說文翟鳴

說文小

烝在蓼

新

韓詩

破谷四國是匡

齊詩四國是訛

兩雅四國是孳

董氏

狼跋載疋其尾

又作赤鳥擊擊

又作己己

並說文

小雅

鹿鳴視民不佻

左傳

四牡周道郁夷

漢地理志

委夷

威遲

釋文威夷

疇疇駱馬

說文

漢

書注作

皇華僉僉征夫

楚詞莘莘

國語我馬維驕

說文周爰諮謨

淮南子

常棣萼不韡韡

說文鄭

鷓鴣

釋文外禦其侮

左傳飲酒之饌

說文

伐木伐木所

說文有酒醕我

釋文鞞鞞鼓我

說文樽樽舞我

爾雅鞞

鞞舞我

崔靈恩

天保俾爾剪穀

盡也

吉圭為饔

儀禮饗詞

絜纒

周禮

采芣靡所歸聘

釋文彼爾維何

說文

猓狁于攘

釋文

出車我出我輿

荀子旂旒英英

猓狁于攘

釋文

秋杜檀車綏綏

韓詩

石經作鞞鞞

○按唐石經作鞞與今

本同從車之字

經典所無不知

范氏何據



魚麗物其指矣荀子

南有嘉魚烝然冒罩讀詩記 蒸然韓詩

蓼蕭和鸞唯唯賈誼新書

湛露漙漙夜飲韓詩 慝慝說文

菁莪藜藜者莪韓詩

六月我是用戒鹽鐵論 整居焦護爾雅

采芑采紱斯皇釋文 朱紱白虎通 振旅嗷嗷說文 暉暉推推

漢書

軍攻東有圃草韓詩 圃草後漢書 甫艸羣經音辨 薄狩于敖水經注 挾拾

既次周禮注 助我舉莘說文 赤紱白虎通

吉日既禡既禡說文 麇鹿嘯嘯口羣向上 其麇孔有爾雅 伾伾

俟俟說文 俟俟釋文 駉駉詩 駉駉詩

庭繚鸞聲鈸鈸說文

祈父圻父左傳 雍韓外傳

百駒在彼穹谷韓詩

我行其野言采其蓄釋文 不唯舊因白虎通 誠不以富論語

斯千約之格格周禮注 柝之柝柝釋文 如矢斯玁 如鳥斯鞞並韓詩

無羊九十其犗釋文 或寢或譌韓詩

節南山維石巖巖音辨 天方薦嗟說文 天子是庠荀子 憂心如焚

秉國之鈞漢書 卑民不迷于昊天不庸韓詩 既怡既

憚爾雅 今依詩改改正



正月不敢不跼釋文民之譌言說文石不敢不趨虺蜥說

憂心庾庾玉海補遺燎之方揚能或滅之漢書亦孔之昭中庸協比

其鄰左傳天天是加蔡邕佻佻彼有屋說文速速方敷後漢書熒

獨孟子

十月朔月辛卯宋本朱傳魏了翁曰十月之交則十一月

為日始日月鞠凶山豕卒崩漢書繁惟司徒韓詩皮惟司徒

中術膳夫擗子內史萬唯師氏糜惟越馬俱漢書注艷妻偏方

處說文密勿從事漢書讒口啓啓並說文傳脊背憎○按上

二條見漢書非悠悠我悝兩雅我廋顧野

雨無正聽言則對漢書熏胥以痛韓詩

小旻喻喻些些荀子漢書是用不就韓外傳民雖靡腠韓詩

肅作靡不可暴虎鹽鐵論戰戰矜矜左傳

小宛翰飛厲天薛君螟蠕蠕贏說文母忝爾所生古文疹寡韓詩

宜狂宜獄韓詩宜豸漢書念彼先人春秋

小弁小卞漢書儻儻周道玉海怒焉如疔釋文疹如疾首釋文

譬彼痍木說文

巧言載載大猷說文僭始既滅韓詩趨趨兔兔韓詩聖人謨

之釋文既微且瘡說文

何人斯我心施也韓詩

巷伯縷兮斐兮縷白文也斐又作非釋文○按釋文不言

范氏蓋兼取之鈇兮鈇兮說文補遺又作鈇兮玉海

此取彼讒人禮記注勞人慄慄玉海



谷風棄我如遺

新序

蓼莪蓼蓼者儀

隸釋 我釋文作義義 同。按釋文無此文

瓶之窶矣

說文

天東周道如底

孟

其平如砥

若若公子行彼周道

上全采

采衣服

韓詩

哀我瘵人

玼玼佩璲

爾雅 岐彼織女 按此條

見說文非爾雅也 范氏誤

東有君明

上有列晷泉

釋文

四月百卉俱腓

韓詩 補遺 作具 非

匪敷匪薦

盡萃以仕 亂離

斯莫奚其適歸

家語。按原本奚作爰 家語作史記並 何然未嘗輕改經文 但於本句下注云爰家語作 奚而已 俗本刪注 逕改經文 作奚 惟注疏本不誤

北山普天之下

孟

率土之賓

或憔悴事國

左傳

小明眷眷懷顧

文選

無常安處

瘵我不暇

釋文

鼓鐘憂心且怵

說文

鼓鐘伐臯

周禮

楚茨楚楚者資

楚詞章句 書注 茨作薺

祝祭于粢

馥芬孝祀

薛君

注

信南山維禹陟之

韓詩周禮 稍人注

既漫既渥

當當原隰

周禮

取

其血臄

說文

甫田圃田

爾雅

籊彼甫田

韓詩

或芸或苾

黍稷儗儗

漢書

以我齋明

田峻

並釋文

天田以我剡耜

爾雅

不節不莠

螟賢

螟武

釋文

蚌賊

漢書 韓詩作弁。按原本漢書誤作說文依釋文所引改正

有晦淒淒

興雲祁祁

呂氏

此有不斂穧

崔靈恩

瞻彼洛矣

白虎通

琕琕有珌

釋文

桑扈受福不難

說文

兕觥其觶

匪交匪傲

左傳

匪傲

漢書



有頌先集維寬

爾雅注樂酒今昔

楚詞章注

軍壘展彼碩女

劉向高山仰止

說文以愠我心

韓詩

青蠅營營青蠅止于楸

說文史記樊噲言罔極

賓筵賓載手斟

董子威儀暇暇

韓詩威儀必必 仄弁 屢舞裝

裝 酌彼漋爵

並說文

乘菽匪交匪舒

荀子威沸濫泉 君子所誠

在股 白虎通 福祿攸同 左傳 便蕃左右亦是帥從 左傳 便便左右

韓詩 緇綱維之 爾雅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左傳 福祿貶之

角弓觶觶角弓

說文 雨雪庶庶宴然聿消 荀子 曠視聿消 韓詩 如食

儀饅 全 莫肯下隧式居屢驕

荀子

苑柳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國策 作甚情

韓

都人士狐裘黃裳萬民之望

賈誼 新書 臺笠

采綠采芣

楚詞 言曾其弓 釋文 薄言觀者

隰桑瑕不謂矣

禮記注

白華泱泱白雲

韓詩 澆沱北流 說文 徐鉉曰沱非視我怖怖

○按原本此上別出念子怖怖一句注云說文檢說文亦

作視我怖怖蓋說文所引即韓詩也釋文云邁如字韓詩

所見說文亦與今同今刪去

及說文並作怖怖則陸德明

亦不言韓詩有異文

君華三星在霄

釋文

大雅

文王本枝百世

左傳 媿媿文王 崔 陳錫載周 左傳 惟周之士不顯



奕世後魏禮志述脩厥德漢書儀監于殷峻命不易大學上天之綽

揚雄傳

天明天難諶斯漢書馨天之妹韓詩允懷多福春秋繁露在卻之陽

其旂如林說文毋野洋洋水經注四驥彭彭公羊疏諒彼武王

率伐大商釋文

繇陶復陶穴說文來朝趣馬顧野王周原臝臝韓詩聿來相宇新序爰

挈我龜釋文卑立室家全上其乘則直 臯門有亢釋文亦不殞

厥問孟文吠夷喙矣左傳注犬夷咽矣昆夷駮矣說文

穢樸奉璋俄俄釋文烝徒穢之說文彫琢其章荀子注章作璋 周禮 璽璽

我王荀子

阜麓璵彼玉瓚說文注瑟作卬 周禮 延于條枚外傳呂氏春秋同

思齊神罔時侗說文厲假不瑕韻古之人無擇韓詩

皇矣求民之瘼漢書唯彼二國 唯此四國左傳此唯子度論衡其

楸其翳玉海補遺維此文王左傳攘之鸞之釋文莫其

德音左傳王此大國全上天立厥妃 患夷載路釋文克順克俾

俾于文王禮記無然畔換漢書注以遏徂莒以篤周祜孟隆衝

崇庸齊詩崇墉圻圻 與爾臨輶說文執誅獲醜 攸馘釋文

是禴是禡說文

靈臺經始勿怵玉海補遺白鳥鶴鶴孟子白鳥皞皞新書矇矇奏工楚詞

巨業維樅說文

下武應侯慎德家語昭茲來御後漢書昭哉來許漢碑○按

漢書又正文脫去昭哉 慎其祖父後漢書注



文王有聲吹求厥寧說文匪亟其欲釋文玉海匪革其猶禮記

度是鎬京全既伐于密尚書築城伊洳釋文

生民不墉不疆 克岐克嶷 禾穎穰穰 瓜瓞萋萋說文瓜

瓞瓞集韻○按原本誤注拂厥豐草韓詩誕降嘉穀說文維

豐爾雅或春或抗儀禮或簸或百說文浙之溘溘爾雅烝之焯

焯說文有台白虎取牴以較釋文后稷兆祀禮記其馨始升釋文

行葦維葉柅柅文選敦弓既設說文肆筵設机楚詞駘背春秋

鳧鷖公尸來燕醺醺說文假樂嘉樂左傳憲憲令德 保佑命之庸 不騫不忘春秋不

憊不忘文選公劉思戢用光子孟子于邠斯觀白虎汭坻之卽周禮陟則在廟

洞酌可以饋饕說文卷阿嗣先公會矣 祓祿爾雅噉噉其羽說文

民勞迄可小康漢書晉不畏明說文晉是用大簡左傳採遠能邇

以謹昏悒釋文板上帝版版說文下民卒瘝禮記無然咄咄釋文爾雅作洩

之釋矣釋文老夫懽懽爾雅民之方唵說文敬天之威不敢馳

驅後漢楊多將諄諄 聽我敖敖玉海誘民孔易禮記○

正文誤作天之誘民依樂記文改正蕩盪盪上帝玉海其命匪訖韓詩匪忱說文曾是疆圉漢書爾德

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 式號式諄漢書

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 式號式諄漢書

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 式號式諄漢書

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 式號式諄漢書

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 式號式諄漢書

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 式號式諄漢書

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 式號式諄漢書

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 式號式諄漢書



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國語○按原本誤注爾雅今改正侯詛侯祝

既譽爾止文釋

抑懿戒國語有桔德行禮記誥爾民人鹽鐵論慎爾侯度左傳白圭之

胡說文子孫懼懼爾雅○按原本誤注不譽于儀禮記○按

左傳今改正我心燥燥五經文字誨爾饨饨禮記無言不酬外傳藉曰

未知漢書不譖不賊文釋

柔柔其下侯洵說文○按說文無此國步斯曠上全告女憂卹

誨女序爵墨子泰風有隧爾雅進云不逮釋文

又作併自有腴腸上全往以中垢外傳

雲漢韓詩燭燭爾雅○按原本誤注耗殫下土釋文蔽

蔽山川有噦其聲說文云如何悝爾雅赫赫惔惔韓詩

炎如惔如樊惔韓作炎灾哉豕宰並釋胡寧疹我以旱韓詩

崧高釋文錫爾介圭爾雅申伯番番既入于徐楚詞

城釋文錫爾介圭爾雅申伯番番既入于徐楚詞

烝民烝民秉夷孟子四牡騁騁說文無此文惟說文馬部兩引

韓奕有暉其道釋文王賜韓侯周禮鈞膺鏤錫說文淺慎朱注慎

姪娣從之白虎通其追其貉說文獻其貔皮釋文白狐也

江漢武夫潢潢鹽鐵論肇敏戎功後漢周弛其文德協此四國

禮記注弛

常武既做既戒周禮敷彼淮瀆說文民民翼翼釋文

瞻卬女反脫之漢書鞫人伎忒舍爾介逃說文邦國殄頽漢書

禮記注弛



三頌

清廟逶奔走在廟禮記注

維天於穆不似正義引孟仲子我以溢我說文何以恤我左傳

注逸詩 疑別有本

烈文四方其順之左傳

天作彼祖者岐韓詩子孫其保之說苑

我將維天其佑之釋文儀式刑文王之德左傳

時邁薄言振之韓詩

執競鏗鏘漢書鸞鸞說文

思文館我釐麋漢書貽我嘉麥韓詩

有聲應陳縣鼓周禮肅雍和鳴禮記爾雅作雍

潛摶小爾雅濔有多魚韓詩

雖雍論語以雍徹

載見脩革有瑄說文

閔予災災在矣說文溲降廷止漢書

不忠專峯爾雅辛赦韓詩

載芟其耕郝郝爾雅有芻其耜集韻繹繹其達爾雅縣縣其穰說文有

苾其香釋文

良耜其耨斯捫集韻周既秣茶蓼說文以秣滌蓼玉海積之秩

秩說文殺時禘牡釋文

絲衣素衣其紕弁服侏侏說文爾雅不吳不傲釋文不虞不

驚史記自羊來牛韓外傳爾鼎及哉史記注



酌左傳勺則

賚鋪時釋思左傳

般墮山釋於皇明周白虎通

駟在駟之野 有驕有騶 有騶有駱 有驪有駟 有驪有駟

有暉 並字林。按字林今逸據釋文所引則駱字不出字林也。

有駮鼓淵淵釋文

泮水薄采其苕白虎通 其旂伐伐羣經音辨 言采其芾 束矢其揆

說文 鬻彼東南 獷彼淮夷韓詩

闕宮實始馘商 稊稚未麥說文 荆荼是徵史記 魯侯是瞻說文 寢

廟奕奕茶邕獨斷 王謂叔父禮記注 遂嘯大東韓詩

那鼗鼓蕭蕭說文 亦不夷釋庸鼓有憚今依釋文改正 奏假玉

補遺

烈祖亦有和鬻說文 通奏假中庸 馘氓左傳 般社芒芒史三代年表補

先

元鳥奄有九域韓詩 惟民所止大學 百祿是荷左傳

長發立王桓發韓詩 海水有截水經注 至于湯躋禮記○按禮記孔子問居篇亦

引作齊惟鄭注云 聖敬日齊文釋 布政優優左傳 百祿是摯說文

為下國嘏郵韓詩 為下國駿蒙荀子 何天之寵傳奏

其勇大戴 武王載坡說文 則莫我敢遏 包有三枿

韋鼓既伐俱漢書 為下國駿駟齊詩 京師翼翼韓詩 後漢

殷武采入其阻說文 四方是極後漢書 右羣書文字考異凡一千數百有奇或音義同而字異或

三



音義字形俱異其中古今文字雖殊本無二致者錄之以廣見聞而已若一句之中一字之異與毛詩各成一說皆三家之支流餘裔也已采其義可旁通者別入拾遺本文中矣此本王氏詩攷更加刪補以次分篇一覽可得頗費日力但寡學眇聞尙多掛漏又隨得隨錄一篇之內先後不無失次學者諒之

三家詩拾遺卷一終

三家詩拾遺卷二

古逸詩

詩自三百五篇而外見於經傳子史之稱引者或指爲孔筆刪存之餘而非然也詩之有關於禮儀而不可缺如采齊肆夏新宮狸首諸篇孔子方考正之無由豈肯刪而去之哉昔朱子嘗欲採韓詩章句於文選注中而深寧王氏因有詩考之作然率隨手掇拾漫無條理緣重爲蒐輯補所未及分爲四篇一曰篇辭俱逸一曰篇名存辭逸一曰篇辭俱存一曰詩句存篇名逸各疏其出處於每條之下其非周之逸詩而見於雜家之稱述者無徵弗信概置弗錄



三家詩拾遺卷二  
篇辭俱逸一

商頌七篇

國語戴公之大夫正考父校商之名頌於周太師得十二篇歸祀其先王孔子錄之以備三頌今亡七篇

商齊七篇

大戴記凡雅二十六篇八篇廢不可歌商齊七篇可歌也鄭氏謂商卽商頌非也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齊者三代之遺聲也今逸之矣

太史公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儀上采后稷下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爲三百五篇其云三千餘篇雖別無所考要之古詩之遺逸多矣其篇

名間有存者錄之下篇

篇名存詩辭逸二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

右六亡詩篇名毛詩有之三家則亡陸德明曰此六篇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三百十一篇及秦而亡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序存而詩亡朱子以序爲衛宏僞作不足信乃本洪邁王質鄭樵之說斷爲笙本無詞而非闕文又據劉敞說謂鄉飲酒及燕禮舉此六詩皆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爲有聲無詞之証又文選張揖上林賦注云小雅之材七十四人亦除笙詩言之然後儒多以漢唐舊說爲是



晉東哲補亡詩六篇蓋本之夏侯湛湛先有補周詩其序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旨而亡其詞湛續其亡今湛詩無存而哲獨傳尊朱子者咸譏其無庸補也

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祓夏驚夏

周禮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鄭注夏大也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客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助祭奏齊夏族人侍燕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祓夏公出入奏驚夏九夏皆詩篇頌之類也此歌之大者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也

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韋昭注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卽周禮九夏之三呂

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二說微異

叔玉漢時人著詩說杜子春周禮注引此如所云則九夏僅闕其六與鄭不

同然樊遏渠實非九夏也如肆夏卽是樊何以國語旣曰肆夏又曰肆夏樊乎樊遏卽執競何以但云肆夏樊不云樊遏執競渠思文乎蓋呂以肆夏爲時邁者以時邁有肆於時夏之文耳因牽連及之謂樊遏卽執競渠卽思文而二詩並無明文可證韋昭因之小變其說皆不足信也夫左傳載穆叔如晉金奏肆夏之三穆叔不拜其云肆夏之三謂連奏肆夏昭夏納夏也故穆叔曰



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如呂韋說則享元侯之意安在當以鄭氏為正

鄭以九夏為頌類者孔氏謂歌類乎頌非必俱頌詩也鄭樵劉敞直謂九夏皆有聲無辭與笙詩同益不足信唐皮日休有補九夏系文

采齊一作齊

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鄭注逸詩篇名

新宮

儀禮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鄭注新宮小雅逸詩篇名鄭知為小雅逸詩者以其與鹿鳴並舉也左傳叔孫昭子聘宋宋公

享之賦新宮或云卽斯干之詩則何所取義而賦之乎

唐邱光庭有補亡詩

河水

左傳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杜注逸詩也義取朝宗于海韋昭注國語謂卽沔彼流水之詩無所徵

茅鴟

左傳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悅使工為之誦茅鴟杜注逸詩刺不敬王也邱光庭亦有補亡詩

鳩飛

國語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韋昭謂卽小宛之首章蓋以首二句有鳩飛二字也按內外傳引詩未有舍篇



名而別拈詩中一二字以命篇者蓋逸詩也

九德之歌

周禮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注九德即九功之歌今軼

武宿夜

禮記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注舞曲名皇氏曰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周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達旦因名為武宿夜其樂亡也

按熊氏謂即大武之詩考樂記冕而總干舞大武是大武固為舞曲但詩中不見宿夜之義且記何不云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大武乎

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賓

大戴記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豕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賓十聲按史辟史義等名不知所解其曰間歌自是歌詩篇名曰十聲則合兩篇為一聲故合商齊七篇為十也商齊為五帝三代遺聲商齊之人識之故列于雅

明明崇禹生開

逸周書世俘篇籥人奏武萬獻明明三終奏崇禹生開三終注曰明明崇禹生開詩篇名

招雍肆夏孝成



尚書大傳維五祀奏鐘石論人聲招樂與於大麓之野  
報事還歸二年譏然乃作大唐之歌招為賓客雍為主  
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按孔子純取周詩定為三百則  
中天之詩在所勿錄但如所言則肆夏之名其始於有  
虞而周仍之歟

以上篇名存詩詞逸之詩如笙詩九夏采齊新宮諸樂  
章皆逸自孔子未刪詩之前者其他非周詩及無關禮  
儀之篇或刪自聖筆耳王氏詩考雜入駕辨楚詞大招  
楚勞商只文選注伏義作琴始造此曲網罟隋樂志伏義有網罟豐年論神農教民食八閔呂氏春秋葛天氏歌八閔一曰載  
穀有豐年之詠五穀五日敬天常六日達帝功七日哲陽南陽初慮朱  
振地德八日總萬物之極凡詩八閔

干苓落歸來纒纒尚書大傳虞傳維元祀巡守四岳八

破斧呂氏春秋夏孔甲作為燕燕呂氏春秋有妣氏

晨露呂氏春秋湯命伊黃竹穆天子傳諸篇名皆子

書雜說且孔子純取周書凡自殷以前原所勿錄耳古

樂篇名不可悉紀如扶來立本伏義扶持下謀神農咸池大

卷雲門黃帝承雲六莖顓頊六英帝大章堯大韶舜大夏禹

大濩湯皆傳之自古而詩並無聞至如阮籍稱少昊歌

鳳鳥之迹夏侯太初論黃帝有龍袞之頌尚書中候載

成王有鳳皇之歌悉已無稽其如大禹玉牒之詞許由

箕山之歌皇娥白雲之歌葛天捉物之歌雖有篇有詞

明出後人之手與箕子麥秀之歌無異又如列子以不



識不知四句即康衢之童謠呂氏春秋以普天之下四句乃虞舜自作之詩三國志曹髦紀何晏引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二句謂是詩文殆是傳訛

篇名詩詞俱存三

狸首

今日泰射四正具舉○按小戴記首句作曾孫侯氏大戴記云曾孫侯氏今日泰射張侯參之四正

具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

則譽以上見小戴記○按大戴記此下尚有質參既設執旌既載千侯既亢中獲既置四句亦狸首辭也不應遺去

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掛乃讓乃躋其

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

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者之旌○按御者大戴記作御車廬刻本又作獲者既獲

卒莫嗟爾不寧侯為爾不朝於王所故亢而射女強食食爾

曾孫侯氏百福以上大戴記投壺篇考工記梓人祭侯辭與投壺下六句略同而稍異曰唯若寧侯母

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豈祭侯亦用狸首耶

周禮鐘師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鄭注

逸詩篇名歌狸首者樂會時也小戴投壺篇命弦者曰

請奏狸首而其辭不載載射義中只八句大戴投壺載

其辭多十八句長短不齊疑有闕文

詩無狸首之義或謂原壤登木之歌即此篇逸句固非

劉氏小傳或曰即鵲巢篆文似之此則既有狸首又有

鵲巢尤非

祈招



祈招之悒悒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左傳子革對楚靈王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云云杜注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官招其名此詩逸

轡之柔矣

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庶庶一作志之塵塵

取子不疑注塵塵和也

左傳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其辭不載杜注逸詩也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馭六馬也逸周書太子晉解師曠請歸王子賜之乘

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之師曠對曰御吾未之學也王

子曰女不為夫詩詩云

徵招角招

畜君何尤

孟子趙岐注樂詩也 孔子刪詩於世本中故同時之詩不錄

樂詩

舟張辟雍鷓鷯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

尚書大傳樂曰篇載此詩按樂曰篇未詳今本大傳載此詩在咎繇謨中

支

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



國語衛彪傒適周見單穆公曰萋劉其不沒乎周詩云

云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為飫歌名之曰支以遺

後之人使永監焉夫禮之立成者為飫立而昭明大節

而已少曲與焉詩樂少章曲也按內傳所稱與外傳略同而不

云飫歌

白水

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

如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召我焉居

管子桓公使管仲求齊威成應之曰浩浩乎儵儵乎按

管子及列女傳並無此三字管子不解歸而不語有少妾問焉管仲

曰非爾與知也妾曰母少少母賤賤仲以語之妾曰甯

子殆欲室乎古有白水之詩云按列女傳此少妾名

婧而詩不全

驪駒

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

漢書儒林傳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心嫉王式謂歌吹諸

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

請劉敞曰尋文上下客歌驪駒者將歸歸之歌主人無所歸不當歌也今日諸生為主人

日尚早未可也江公曰經何以言之曰在曲禮云江

公曰何狗曲也

雨無正



雨無其極傷我稼穡

劉安世述韓詩詳本篇

鼓鐘

誅任侏離

陳禪傳述韓詩詳本篇

般

於繹思

三家詩時周之命下有此一句見孔疏

附采薇歌

登彼西山兮採其薇兮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兮黃農虞夏  
忽焉沒兮我安適歸兮吁嗟徂兮命之衰兮

史記子悲伯夷之志觀軼詩可異焉

麥秀歌

麥秀漸漸兮禾麥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史記箕子朝周過殷故墟宮室毀廢生禾黍乃作麥秀  
之歌 按二歌不見經傳疑未必果為伯夷箕子之作

而麥秀斥紂為狡童尤未可信以其出自史記傳之必  
有所自故錄而附之若琴操載文王羨里鳳凰之歌則

為後人贗作無疑也

琴操鳳皇衛書於文王之郊文王曰殷帝無道天命已移乃作歌曰

翼翼翔翔彼鸞皇兮銜書來遊以命昌兮瞻天案圖殷將亡兮蒼蒼昊天始有萌兮神運精合謀于房兮里歌曰殷道涸涸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兮迷亂聲色信譏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閉牢筭由其言今邁我四人憂勤勤兮



詩辭存篇名逸四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

見論語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見論語

相彼盍旦尙猶惡之

禮坊記引此二句注盍旦夜鳴之鳥言視彼夜鳴之鳥欲俾晝作夜尙且惡之

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

禮緇衣引詩注曰上五句逸詩下四句見今節南山篇

按三百篇中如毋逝我梁四句無競維人二句及翩翩者離王事靡盬等句複見甚多此所引似自爲一章之詩也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左傳齊侯使敬仲爲卿敬仲辭以羈旅之臣敢辱高位引此四句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

左傳楚入鄆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引詩云云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左傳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乎  
不刑引詩云注挺挺正直也局局明察講謀也謀事  
之不善當聚致賢人以定之

侯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

左傳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  
子孔子矯子展欲待晉子駟引詩云注人壽促而河  
清遲晉不可恃兆卜也詢謀也言既卜且謀則競作網  
羅之難無成功

淑慎爾止無載爾偽

左傳澶淵之會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  
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

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按大雅抑云淑慎爾止不愆  
于儀與此異又古文尙書載人周官篇云恭儉惟德無  
載爾偽

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

左傳子產曰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  
可逞度不可改引詩云云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左傳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  
引大雅唯此文王及此二句

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說苑作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當從說

苑



家語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左  
右白曰周使至言先王之廟災景公復問何王之廟孔  
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引詩云  
按家語爲王肅僞書此條蓋襲說苑

魚在在藻厥志在餌

見大戴記疑魚藻篇逸句

樂矣君子直言是務

見晏子春秋

行百里者半於九十

國策甘茂說秦王引此二句言末路之難也

大武句遠宅不涉一本宅下有而字

國策白起拔宜陽黃歇說秦王引詩云注曰威武之

大者遠安宅之不必涉其地按國策引詩如木實繁

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

計也立傳以行教孝以學義之經也樹德莫如滋除害

莫如盡疑皆古語而稱曰詩故勿錄

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

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

墨子兼愛篇引此八句稱周詩上四句見洪範下四句

見大東篇而稱周詩古或有考也

青青之麥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

莊子外物篇引此小司馬注曰逸詩刺死人也



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不爲之則亡

荀子王霸篇禮之所以正國也譬猶衡之於輕重也猶

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故錯之而人莫

能誣也引詩云云

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荀子臣道篇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

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

以爲成俗詩云

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

荀子解蔽篇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

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是以謂之至盛詩

云此不蔽之福也

墨以爲明狐狸其蒼

荀子解蔽篇君人者周則讒人至矣而直言反矣小人

邇而君子遠詩云此上幽而下險也

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太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

之言兮下二句與左傳同疑是一章

荀子正名篇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

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辨說詩云

涓涓流水不離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太

息

荀子法行篇曾子曰母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身不



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

晚乎詩云

云

縣縣之葛生于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絺良工不得枯死于野

見說苑 按說苑有辟雍詩云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將將以類逸詩附之于此

有斧有柯

陸賈新語辨惑篇引此一句

厥初生民深修益成

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引詩傳言姜嫄出見大人跡履

而踐之知有身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棄之道中牛羊不踐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而取長之堯以爲賢立以爲大農姓之曰姬氏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按如褚所引則深修益成一句乃生民詩之逸句也九變復貫知言之選

漢書武帝紀引此臣瓚曰先王創制易教以救流弊也是以三王之教有文有質九數之多也師古曰貫事也論語曰仍舊貫此言文質不同寬猛殊用循環復舊擇

而用之

武帝元鼎詔云詩曰四牡翼翼以征不服亦是逸詩

皎皎練絲在所染之



後漢楊終傳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堯舜為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也詩云

注逸詩也

羽觴隨波

晉書束皙傳武帝問三月曲水之義皙曰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 漢書音義羽

觴作生爵形

萬人颯颯仰天告愬

見文選注薛君章句蓋韓詩也

佞人如蟬陳尼切

見集韻蟬字下引詩 按詩之逸句見於秦漢晉唐人

引述類於古語者皆棄勿錄如韓外傳代馬依北風越

鳥巢故枝明是西漢人詩亦勿錄其他呂氏春秋四條

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陪之必高舉之 唯則定國 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小人則寬以盡其力 無

過亂史記一條得人者興 失人者崩列子一條良弓之子必學為 箕良冶之子必學

為門周禮鄭注一條勅爾瞽率爾眾工奏爾悲 誦肅肅 離離母怠母凶皆稱曰詩

而類於古之成語者也又如管子之鴻鵠鏘鏘形勢篇 鴻鵠鏘鏘

鏘唯民甯戚之南山白石高誘注是 碩鼠逸詩晉士為之狐裘蒙

茸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 從左氏謂是士薦自作之詩焦顛易林之君子有酒

不見醜淮南子說林本云古諺春秋緯之月離于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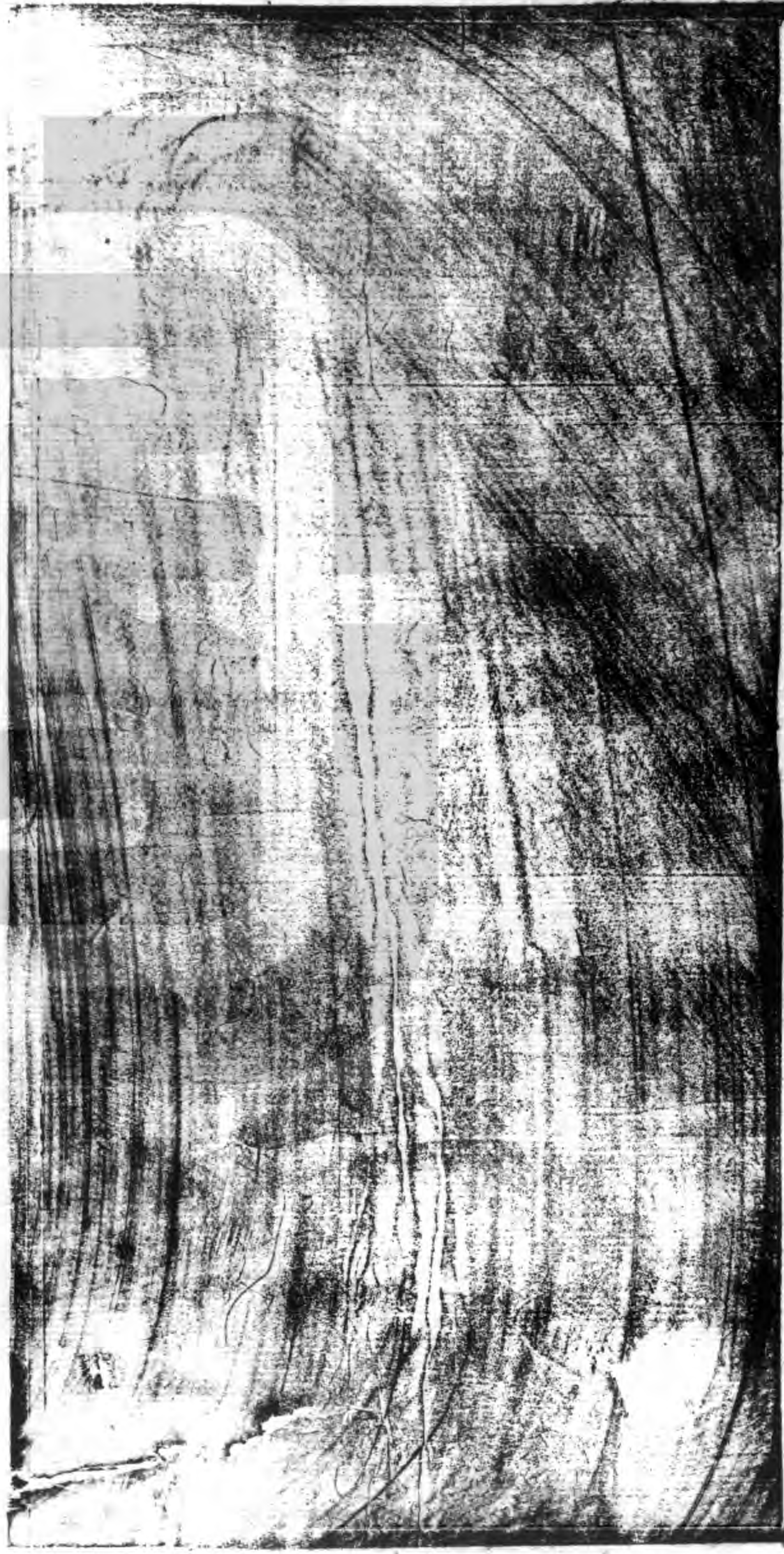
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豐坊偽經直入之小雅漸漸之石詩中等類尤多或

疑為逸詩而實非也



春秋之後周道寢衰聘問歌咏不行於列國學士之詩  
逸在布衣以上班固語蓋自大野獲麟至於秦人失鹿數百  
年之詩不登於太史之掌錄其遺文斷句見於子史百  
家之引述者皆秀民學士之逸詩而非必盡經孔子之  
所刪者也其詞亦時異於三百蓋文以代降詩亦隨之  
韋孟諷時自爲漢體河梁惜別頓異風人是故詩變爲  
騷騷變爲賦而體製遂分四言化爲五言五言轉爲歌  
行而俳體以作是皆詩之支流餘裔而亦時尚風氣之  
使然不可強齊也戰國與春秋以上之詩亦猶是歟故  
雖有服古之士希心摹彷彿補亡之什儼合樂章要之風  
味自有淺深質文亦表厚薄不難尋咀而見焉片語隻  
詞縱無關於經義殘編蠹簡豈有廢於搜尋學者覽之  
將毋色然而喜乎相再識





三家詩拾遺卷三

國風

關雎

魯詩司馬遷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又曰周室

衰而關雎作 劉向曰周之康王夫人晏而出朝關雎起

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未嘗見其乘居而匹

處也列女傳杜欽曰佩玉晏鳴關雎刺之按漢書知好

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凌夷而成

俗也故咏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愛之至也本傳揚

雄曰關雎作為傷始亂又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

作乎上習治也 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



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

漢書注

張超曰康成弟子關雎畢

公作補傳或云蔡邕說

齊詩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首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本傳

韞詩關雎刺時也

詩說內傳及薛君章句見下關雎本篇

又外傳曰子夏問

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六經之策皆歸論及之蓋取之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是矣

詩始萌芽申公訓故單行于世故孔安國司馬遷劉向揚雄諸生皆宗魯詩至於後漢之末康成未見毛傳之先亦遞相祖述韓嬰內傳見于薛君章句者詳見首章與魯略同唯外傳述夫子之言似與毛合然非其本論也齊詩匡衡一疏似與魯說不同而詩之正義亦未明辨以哲當時儀禮左傳未出無所考正三家者言未嘗深究夫子不淫不傷之旨使非毛公出而廓清義將終晦矣竊意康王后夫人晏起畢公思后妃之德或彈絃以諷



諫事則有之薛士龍謂關雎刺時是賦其詩者呂元鈞謂陳古以諷是也魯韓傳訛遂直以為刺康后而經師承之不加察耳

後漢明帝詔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應門失守一語本春秋說題辭其言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然第曰歌以感之不云作以刺時也後人加以附會遂謂康王承文武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至范蔚宗皇后紀序猶用其說豈止漢魏人哉然考光武廢郭后詔云既無關雎之德而有衛霍之風似用毛序即蔚宗序先言后夫人進賢才以輔佐君子衷窈窕而不淫其色

衷誤作哀見文選李善注

是毛說甚明後又云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可知是康王時人歌關雎以諷諫與薛呂之說正同予故曰康后晏朝事或有之魯韓雖傳訛非盡無稽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韓詩內傳曰窈窕貞專貌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

文選注

薛君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必於河洲蔽隱無人之處故人君動靜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人君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咏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

時後漢書注

按薛君亦云咏以刺時不云作以刺時其文甚明又漢



書注朱均曰應門者人主聽政處也不以政事為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脩應門之政云云此又似別為一解矣

葛覃

維葉萋萋 是刈是獲

韓詩內傳萋萋盛也

文選注

刈取也獲淪也

釋文

凡三家字義異者俱錄

獲毛訓為煮義與韓同爾雅郭注作鑊孫炎曰淪煮之於鑊

言告師氏

附白虎通婦人之所以有師者何事事人之道也

班氏說詩雜出

三家不知所傳

卷耳

晁說之詩序曰魯詩以卷耳鵲巢采蘋采蘋皆康王時詩

今無所考意魯詩在北宋時或尚未亡耶

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荀子曰傾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

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

荀為四家所自出故有見即錄此說首章義尤精左傳

以此詩為文王能官人以王及公侯伯子男甸衛采大

夫各居其列為周行四家皆同按淮南子引嗟我二句

曰以言慕遠世也高誘注思古之賢人各得其行列知

漢人無異義矣



鞞詩內傳頃筐欵筐也。○按此條出釋文原本失注

我姑酌彼金罍

鞞詩內傳罍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釋文又曰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為人所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按原本重爵字又脫去其實下六字並依詩正義改正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道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觴儀禮注引內傳文知金罍為大夫酒器則非后妃夫人自酌之罍矣

云何吁矣

鞞詩內傳云辭也。釋文

樛木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樛韓作柎藟韓作藟

按說文柎木高貌韓蓋以木之高喻后妃以葛藟喻眾妾言柎木雖高而葛藟得以藜蔓而附焉以興逮下之意與毛詩樛木下曲之訓各有取義

蠶斯

宜爾子孫繩繩兮

鞞詩外傳言母賢能使子賢也

繩繩毛訓戒慎也正是子賢之意與振振蟄蟄皆當依



古為訓

兔置

施于中遠

遠韓作道

韓詩薛君章句道中九交之道

○按此條出文選注原本失注

爾雅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

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旁八

達謂之旁期九達謂之道郭注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

采苜

魯詩劉向列女傳蔡人之妻宋人之女也夫有惡疾其母

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女之不幸也且夫采采苜苜之

草雖甚臭惡猶始于采捋之終于懷禰之況于夫婦之道

乎其母乃作采苜之詩

韓序采苜傷夫有惡疾也

文選注

按劉峻辨命論冉耕歌其采苜即伯牛也論語伯牛有

疾注曰癩疾是也然宋母恐只是歌采苜而非作也亦

疑傳訛當如毛傳

采采苜苜薄言采之

韓詩內傳曰直曰車前瞿曰采苜

文釋薛君曰采苜澤瀉也

臭惡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

憤而作以是興采苜雖臭惡乎我猶采取而不已者以興

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

○按此條出文選注原本失注

夫有惡疾妻不肯去列女傳猶為近理若求已不得發



憤而作則夫子何取而入之三百篇乎 毛以車前爲  
芣苢韓曰直爲車前瞿爲芣苢則似二物薛漢又指爲  
澤瀉是非臭惡之草也按陸佃釋韓傳云車前一名牛  
舌與澤瀉同又云生于兩旁謂之瞿可以治癩

漢廣

韓序漢廣悅人也文選注薛君章句曰游女漢神也言漢神

時見不可求而得之同上

韓云悅人蓋悅游女之貞潔而思欲求之耳薛君乃以  
游女爲漢神類陳思感甄后而賦洛妃亦悖矣不可休  
息韓作不可休思孔穎達曰詩之大體韻在辭上休求  
二字爲韻二息字俱當依韓作思○按詩正義云疑休  
求字爲韻二字俱作

思二字謂休下求下之二字也范氏於  
二下增息字殊謬經豈有二息字耶

汝墳

魯詩劉向日周南大夫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其妻恐其懈  
於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唯勉強  
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生于亂世迫于暴虐然而仕者爲  
父母在也乃作詩云云列女傳

韓詩汝墳辭家也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  
父母甚迫近饑寒之憂爲此祿仕漢書注

毛序婦人閔其君子能勉之以正也正與魯合所謂無  
遺父母憂者王政酷烈恐罪及其親也韓以家貧祿仕  
爲義亦不貼文王身上說如集傳所云也後漢周磐嘗



讀是詩而起思親之慕若曰王政雖迫如火矣其如我父母何其情愴然感人千載古義長矣

遵彼汝墳韓作怒如調飢怒韓作懈王室如燬韓作焜火尾反齊人曰燬

楚人父母孔邇

韓詩薛君曰朝飢最難忍文選注

按韓詩瀆水名也○按此未見所出疑引說文楊慎曰

調飢或作輞飢皆屬魯魚焦氏易林何如且飢郭遐周

詩怒焉如朝飢皆作朝

韓詩內傳頰赤也焜烈火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

赤君子勞則顏色變漢書注

草蟲曹粹中詩說曰齊詩先采蘋而后草蟲王應麟亦云未知何本按儀禮歌召南三篇原以采蘋在先

魯詩劉向曰孔子曰未見君子憂心悒悒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說苑按劉以思君子為好善道則非大夫妻所作矣

### 采蘋

禮記采蘋樂不失職也采蘋樂循法也初不言大夫妻能承祭祀左傳始以采蘋采蘋為昭忠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蒹藻之菜可薦於鬼神羞於王公又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之宗室季蘭尸之敬也似以二篇通美大夫妻之作亦未明季蘭為何時人要之毛說為有據矣三家他無所考惟晁說之所見魯詩以鵲巢采蘋采蘋皆康王時詩則與毛公時世不合



采蘋 采藻

韓詩沉者曰蘋浮者曰藻

釋文

郭璞曰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藻陸佃曰藻生水底有二種 萍藻卽祭統所云水草之菹又昏禮云芼之以蘋藻則兼可生用矣關雎之采芣所以備祭品祭觀甚明

甘棠

魯詩更記召伯巡行鄉邑有棠樹決政事其下人思召公懷棠樹不敢伐故歌咏之 劉向曰召公述職當蠶桑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後世思而歌咏之

○按此條見說苑原本失注

韓詩外傳召伯在朝有司請營邵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隴畝阡陌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 孔叢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所以敬也尊其人必敬其位左傳引此詩亦曰思其人猶愛其樹皆以召伯旣沒而民歌其德也魯韓詞異而大旨同

行露

魯詩劉向曰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旣許嫁于鄭夫家禮不備而往迎之女與其人言夫婦者人倫之始不可不



正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夫家訟之于理女終以一禮不備持義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按此條見列女傳原本失注

韓詩外傳曰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

一禮未備守志貞禮○按外傳作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為得

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汙道

之行

毛傳不言申女之事但云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夫強暴尚凌貞女則未為化行而俗美矣但如魯韓說以閨門之處子求全責備至于

搆訟不顧豈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乎意者夫家必可  
以備禮而不備以致夫家搆訟其女在家守禮自矢詩  
人舉而揚之耳

羔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紕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韓詩內傳小曰羔大曰羊素喻潔白絲喻柔屈紕數名也

透迤本作透迤公正貌釋文薛君曰詩人賢仕為大夫者其德能

稱有潔白之性柔屈之行進退有度數也後漢書注

以透迤為公正與毛傳行可從迹之意不同而韓說較

明

標有梅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韓詩標作萃傳曰萃零落也迨願也文釋

王應麟曰標與萃通非是萃是零落之意標乃擊之使落與寤辟有標之訓為拊心同願者父母之願戴岷隱鼠璞曰此擇婿之詞父母之心也

小星

寔命不同

韓詩寔作實傳曰實有也文釋

寔與實不通大雅實墉實壑注實當作寔按寔音同寔寔是也實有也韓若曰宵征之所以肅肅者有命自天不得而同也

江有汜

江有渚

韓詩內傳一溢一否曰渚文釋

何彼穠矣

魯詩鄭箴膏肓曰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治嫁之車遠送之儀禮疏此為魯詩說見康成答張逸語

毛傳謂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以平王為平正之王蓋以二南為文王時詩故其說如此集傳亦無定見夫太公之女為武王元妃似不應以女復嫁齊侯之子毛奇齡說且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嫁陳不聞次女嫁呂伋也集傳載或說謂平王宜曰之孫嫁齊釐侯之子以齊桓



娶共姬事見春秋也似為可據然共姬為莊王女乃平王之曾孫矣其說紛如莫知誰是不如魯詩以齊侯之子為齊侯之女子以平王之孫為王之外孫女似可解紛 穰韓詩作莪說文云衣厚貌亦與毛傳異

騶虞

魯詩古有梁騶者天子之田也文選注賈誼曰騶者文王之囿虞者囿之司獸者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

太傳新書

周禮樂以騶虞疏曰騶虞天子掌鳥獸之官也禮記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古以騶虞為官名魯詩正與之合毛傳不如魯長故歐陽公主之 墨子曰成王因先

王之樂命曰騶虞晁說之言魯詩謂詩作於康王之世皆無他書可證文選注引琴操曰鄒虞邵國之女所作也未知何本

壹發五豝吁嗟乎騶虞

魯詩鄭氏曰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吁嗟乎騶虞嘆仁

人也

射義注鄭注三禮時未見毛詩所說皆魯詩

韓詩吁嗟嘆詞

文釋

鄭以騶虞為嘆仁人者以騶虞之官亦仁人也周書王會篇曰壹發五豝言多賢也蓋五豝五豝皆以多為喻騶虞之官莫非仁賢則其得人之多而官之備可見故詩人嗟嘆而美之 戴埴鼠璞曰騶者如七騶六騶虞



如山虞澤虞

三家詩拾遺卷三終

三家詩拾遺卷四

國風

柏舟

魯詩劉向曰衛宣夫人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女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衛君使人懇於齊之兄弟齊兄弟皆欲之女終不聽而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憫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也詩曰威儀逮逮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欲也列女傳李适仲曰衛宣姜自誓而作此所謂宣姜宣公皆誤左傳宣公納伋之妻為宣姜未







按盧君即盧植與鄭共師馬融其云先師即馬融也注列女傳皆魯詩說

李适仲曰衛定

姜歸其姊送之而作

毛傳作莊姜送戴嬀魯乃作定姜送婦或傳之有自也但詩文不類送婦且非持喪大歸之詞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齊詩鄭氏曰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寡人禮記注獻公無禮于定姜事見左傳

日月

報我不述

韓詩述作術薛君曰術法也

終風

終風且暴

謔浪笑傲

瞢瞢其陰

韓詩終風西風也浪起也

瞢作壇天陰塵也

俱釋文

擊鼓

死生契闊

韓詩契闊約束也

釋文

毛以契闊為勤苦不如韓長正義曰五人為伍謂與其伍中之人相約束也軍法有兩卒師旅其約亦可相及獨言伍者以執手相約必與親近左傳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是同伍相救故舉以言之

于嗟洵兮

韓詩吁嗟負兮負遠也

釋文



毛傳釋洵為遠謂軍伍之疏遠也韓作負遠似嘆南行師期之遠亦可通

凱風

魯詩趙岐孟子注莫慰母心謂母心不悅也

大戴記曾子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曰子之辭曰過小則非不安其室之意蓋七子未嘗不能慰其母心而母不悅其子有心苛虐七子反而自責故曰莫慰也母不過少慈恩是謂過小且非母之自言是謂子之辭趙注所以止作母心不悅而不及其他若不安其室義將與父絕而猶曰過小乎

雄雉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魯詩馬融曰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為不善乎疾貪惡忮

害之詞論語注

韞詩外傳曰夫利為害本禍為福先唯不求利者為無害

不求福者為無禍○按原本脫害下七字今依外傳補正故曰不忮不求何

用不臧

馬融以為疾貪惡忮害之詩前三章若無可見蓋篇終始露本意也韞以不求福利為善義亦相同皆非刺淫

與毛序異

匏有苦葉



深則厲淺則揭

韓詩至心曰厲文釋

厲說文作砾履石渡水也毛傳以衣涉水鄭注論語由膝以上為厲義各不同

招招舟子

韓詩招招聲也文釋

毛曰號召貌王逸曰以口曰召以手曰招

采芣

采芣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齊詩鄭氏曰此詩故親今疎者言人之交當如采芣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無求備于一人能如此則德音之美不

離令名

○按坊記注作德美之音不離令民我願與之同死矣禮記注

此雖以詩文釋引詩斷章取義之意然曰故親今疎曰言人之交似不指棄婦而指朋友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

韓詩違狠也文釋白虎通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

禮故曰薄送我畿

母發我笱 有泚有潰

韓詩發亂也潰不善之貌文釋

式微

魯詩劉向曰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既往而不同欲未嘗得見其傅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恐其見遣而不以時去



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彼雖不吾以吾可以  
離于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為乎中路列女傳劉歆  
曰黎莊夫人執行不衰莊公不偶按列女傳偶作遇行節反乘傳  
母勸去作詩式微夫人守節傳節作壹終不肯歸贊傳  
魯詩所傳事必有本但考左傳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  
奪黎地未聞黎莊有失德也泥中中露皆衛地毛傳以  
為失國而寓之更明

簡今

碩人候候 右手秉翟

韓詩侯作扈傳曰扈扈美貌又曰萬以夷翟大鳥羽釋文  
正義曰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翮一舉千里爾

雅翟雉屬皆非夷翟大鳥韓蓋別有所本

泉水

瑟彼泉水 飲饒于禰

韓詩瑟作祕篇海壁吉切刺也禰作坭傳曰送行飲酒曰饒釋文

北門

王事敦我 室人交徧摧我

韓詩摧作謹以追反傳曰敦迫也謹就也釋文

按就者就而叢責之也

靜女

靜女其姝 搔首踟躕

韓詩傳曰靜貞也躊躇原躑躅也釋文外傳曰賢者精氣



闕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愛而  
不見搔首躊躇急時辭也

內傳以靜女為貞女外傳以為賢者急時之辭而曰歌  
道義皆與取彤管之意合

新臺

燕婉之求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 得此戚施

韓詩燕作嬾洒作濯浼作湜傳曰濯鮮貌湜湜盛貌釋文薛

君曰戚施蟾蜍喻醜惡太平御覽

戚施說文作醜醜蟾蜍類形醜又不能仰也

二子乘舟

魯詩劉向曰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妻之子也

壽母與朔謀欲殺之而立壽使人與伋乘舟于河中將沈  
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能殺伋方乘  
舟時伋傳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舟行無恙未幾又使伋  
之齊使盜見載旌者要而殺之壽止伋伋不可壽又與之  
偕行壽之母知之戒之曰壽無為前也壽又竊伋旌以先  
行幾至齊矣盜見旌而殺之伋至痛弟代已遂載其尸還  
至境自殺新序

新序之勝于毛傳者有三以伋為前妻所生之子則知  
伋于宣公為世子時所生非烝于夷姜而生者及其即  
位年已長大故可立為太子一也姜與朔共謀殺伋其  
事祕國人何由知而賦詩若傳母在內又知而不敢言



也是以閔而作詩二也姜欲壽為太子愛之也壽之先  
與伋共舟所以阻其沒舟之謀尚非代死代死在竊旌  
耳其後壽死于盜伋雖至不敢再殺乃載尸還境痛弟  
之代已以自戕情事宛然三也三家雖多雜出而傳之  
有自學者亦信其所可信而已

柏舟

實維我特

韓詩特作直傳曰相當值也

文釋

言共姜撫茲藐孤而愴心曰髮彼兩髦實我相當值以  
撫養之也共伯為武公之兄史稱武公弑而自立是未  
可信但共伯既已嗣位則非幼小可知毛傳亦屬未當

兩髦自是共伯遺孤韓云當值猶云遭此閔凶耳

牆有茨

中冓之言不可詳也

魯故冓作冓故曰中冓中夜也

漢書注

韓詩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

文釋

詳作揚傳曰揚猶道

也

文釋

周禮媒氏注陰訟爭中冓之事聽之亡國之社蓋掩其  
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清明不當宣  
露是冓為構合之義毛傳為長

君子偕老

委委佗佗

邦之媛也

三



三家言打道卷四  
韓詩佗作他傳曰他他德之美貌釋文媛作援傳曰援取

也釋文

佗佗為德之美即平易之謂與毛傳同不如從正義作行步之美為是援之訓取言為邦人之取法也

鷦之奔奔

鷦之奔奔記作貴貴

鷦之疆疆記作姜姜

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魯詩鄭氏曰賁賁姜姜爭鬪惡貌良善也言我以為惡人為

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禮記注

韓詩賁賁疆疆乘匹之貌釋文

賁賁疆疆毛傳無解集傳以為非匹偶而相從者依韓

說也魯但云以惡人為君意鷦好鬪鷦性燥皆非淫鳥

故以爭鬪取義耳然不如從韓為長

定

魯詩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

鄭志荅張逸曰仲梁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按

韓非子八儒有仲良氏之儒陶潛羣輔錄有仲梁傳樂

為道語蓋先申公浮丘伯而說詩者先儒皆定為魯詩

星言夙駕

韓詩星精也釋文

蝮蝮

韓序蝮蝮刺奔女也詩人言蝮蝮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

淫佚之徵臣子為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也後漢書注



如韓說是刺宣姜之詩也毛作衛文有道國人不齒淫  
奔與韓不同

相鼠

三家詩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此妻諫夫之詞也妻  
諫夫不知何指曰虎通多雜出

干旄

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韞詩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

王充論衡引詩述傳

按左傳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家語曰干旄之忠告  
至矣哉皆取姝子忠告善道之意此以素絲染練為喻  
正善道之謂

載馳

魯詩劉向曰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初許求之齊亦求  
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言曰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  
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君不聽其後狄人  
攻衛破之許不能救夫人馳驅而弔衛侯因疾之而作詩

列女傳

劉以許穆夫人為懿公之女誤也按左傳齊人使昭伯  
烝于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其事  
雖屬可疑但懿公為惠公之子是宣公之孫也宋桓夫  
人與許穆夫人與惠公為兄弟而懿公乃其姪耳即如  
左傳夫人為昭伯所生亦是姊行豈懿公所生之女乎



夫人之唁衛侯爲宗社淪亡唁其兄弟故許人以義說之而夫人終不得往也 左氏謂夫人之唁衛在戴公時是據詩文言至于漕爲說也亦誤狄入衛在閔公之二年冬十二月宋桓公隨立戴公以廬于漕而是年戴公隨卒文公嗣立是戴之立止一月耳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詩云芃芃其麥言采其蠶豈十月途中之景乎蓋唁衛當在衛之初滅或文公之時也 左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取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似可爲夫人先請其父欲與齊以爲外援之証卽韓傳亦如魯詩所傳也但文爲宣公非懿公

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

女何以得編于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

按外傳連公孫丑問伊尹放太甲爲一章或是孟子軼文流傳于後者與列女傳正同

大夫跋涉 許人尤之

韓詩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尤非也

釋文文選注

三家詩拾遺卷四終



三家詩拾遺卷五

國風

淇奥

綠竹猗猗

韓作藜藹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

咺韓詩作宣

有匪君子

匪

邠詩作邠

韓詩內傳菜藹篇筑也邠美也僩美貌宣顯也

釋文

毛傳綠王芻竹篇筑是二草名李巡陸璣皆曰一草二名而正義引終朝采綠以非之但韓詩又止是一草其不同如此按淇園千畝竹故朱子解為綠色之竹是也不有竹竿之詩可證乎

綠竹如簣



韓詩薛君曰簣積也綠葦同薄盛如積○按此條出文選注原本失注

考槃

韓詩槃作盤澗作干傳曰地下而黃曰干文選磻磻之處

也釋文

黃樛以考槃為扣盤引鍾鼓弗考為証從韓詩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適

韓詩適作過傳曰曲景曰阿文選過美貌釋文

碩人

魯詩劉向曰莊姜始至操行衰惰淫佚冶容傅母諭之云子之家世尊崇當為法則子之質聰達于事當為人表式衣錦絢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碩人之詩姜遂感

而自修也列女傳

左傳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豈行衰惰而好淫佚乎但魯詩本其始至而言之按之詩文義亦可通當備一說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韓詩倩蒼白色盼黑色釋文

大夫夙退

韓詩退罷也釋文

北流活活活韓作滅

鱣鮪發發韓作鱣鮪

庶姜孽孽庶士有暵韓作孽

作柴

韓詩內傳滅滅流貌轆轤長貌桀健也釋文



說文車行載高之貌韓訓為長高車載人則見其長

氓

氓之蚩蚩 將子無怒 體無咎言體猶履也

韓詩內傳氓美貌將辭也履幸也釋文

隰則有泮

韓詩泮障也釋文

芄蘭

童子佩觿 垂帶悸兮 能不我甲

魯詩能治煩亂者佩觿能射御者珮玦劉向說苑

韓詩甲作狎按此條出釋文原本失注 按毛傳亦以甲訓狎

伯兮

伯兮 揭兮邦之桀兮

韓詩揭作偈傳曰偈疾驅貌桀挺也文選注

木瓜

賈誼曰木瓜下報上也見晁氏詩序

齊桓為盟主以衛人言之曰報上

黍離

魯詩劉向曰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且見害作憂思之詩

黍離是也新序

新序載伋之傅母作二子乘舟壽作黍離王應麟曰齊

詩與魯同

韓詩黍離伯封作也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



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曹植集

如魯韓則此詩皆弟憂其兄之詞事適相類而所傳各

異但尹吉甫為王朝之臣韓說猶為可通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韓詩離離黍貌詩人求亡不得憂懣不識于物視彼黍離

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為稷之苗乃自知其憂之甚也太平御覽

君子于役

曷其有佸韓詩佸至也釋文

君子陽陽

君子陶陶韓詩陶陶暢也後漢書註

揚之水

不與我戍申韓詩戍舍也釋文

中谷有蕓韓詩蕓茺蔚也釋文

茺蔚即益母朱傳從之毛訓為離則菴間也上林賦菴

閭軒于陸璣証之按詩曰嘆其修嘆其濕則似是菴間

非益母也

兔爰

雉罹于罟韓詩薛君章句施羅于車上曰罟按此條出釋文原本失

葛藟

皇甫謐曰刺桓王詩 崔靈恩曰桓王詩俱正義

天車



魯詩劉向曰楚伐息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  
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曰終不以一身更二夫生離  
于地上豈若死歸于地下乃作詩曰穀則同室死則同穴  
遂自殺君子謂夫人說于行善故序之於詩○按此條出  
列女傳原本

大車毳衣皆大夫衣服詩曰畏子不奔其義安在乎

緇衣

緇衣之蓆兮

韓詩蓆儲也

釋文

天叔于田

齊詩匡衡曰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

封事

袒裼暴虎毛詩指叔段而齊詩泛指國人時無左傳故

說之而解頤耳

兩驂如舞叔在藪

韓詩兩驂左右駢驂薛君文選詩

禽獸居之曰藪

釋文

清人

二矛重喬

韓詩喬作鷖

○按此條出釋文原本失注

重喬毛訓累荷鄭云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懸羽毛也  
正義矛柄謂之矜室矛之蓋題所以識也矛柄之上蓋  
室之下懸雉羽以為之識鷖者雉名重鷖者重施雉羽  
于矛之室題也

羔裘

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三多言打文三  
三  
韓詩洵作恂渝作偷傳曰侯美也文釋

恂信也既信且直也毛訓洵為均朱子從之偷與侯韻亦當從韓

東門之墼 有踐家室

韓詩踐作靖傳曰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

可與成為家室也太平御覽引內傳

子衿 子寧不嗣音

韓詩嗣作詒傳曰詒寄也言曾不寄問也文釋

出其東門 聊樂我員

韓詩員作魂傳曰魂神也文釋

詩云縞衣綦巾其心神自有至樂也

野有蔓草

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本子于郊傾蓋而語終日顧子路取束帛十以贈先生子路曰由聞之士不中道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于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

外傳雖非專以釋經然明以美人為賢人以邂逅相遇為尋常道路之相值非如毛序謂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也是以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太叔賦之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子齋亦賦之使其為淫奔期會之詩則本國之大夫何以賦之趙孟韓起何以稱之乎此本毛公之



說不可不參三家以審其是非者也朱子以鄭聲淫爲鄭詩淫實毛公有以啓之

**溱洧**

韓詩薛君章句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

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俱往焉

藝文類聚

溱與洧方渙渙兮

韓作洧洧

士與女方秉簡兮

洧訏且樂

洧韓作洧

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韓詩內傳簡蘭也洧訏樂貌

以上詩人言溱與洧方盛流

洧洧然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秉簡兮秉執也

眾士與眾女方執蘭而祓除

以上漢書注引內傳

勺藥離草也言將

離別贈此草也

釋文

按韓傳但言三月上巳士女秉蘭祓除水濱與所悅者俱往而無他詞其曰所悅者謂士與士女與女各有平日所悅之人即伊其相謔亦是士女各就其所悅者與之相謔耳世無道路相逢士女雜沓互有戲謔淫奔之理乃毛傳添出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諸語無論詩中絕無兵革流離之意即秉蘭贈藥安必爲日成期約之物皆非詩所有之義也但暮春水渙男女羣相被袂衽交趾錯風俗之弊自在言外詩人但直叙其事而含刺已明韓詩之說深得風人之旨不可增益一語

**鷄鳴**

韓序鷄鳴讒人也

太平御覽一作悅人也



孔叢子引夫子之言曰於鷄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此君子當屬人君言若以為人臣畏讒而恐趨朝之晚設為夫婦之相警其義深矣蓋以詩有蒼蠅之聲亂人聽聞耳 毛傳以為哀公怠政故述賢妃之夙夜警戒以為刺朱子疑其無證據改為古之賢妃警君之詞按列女傳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音桓公乃立衛姬為夫人號管仲為仲父夫人治內管仲治外而齊國大治若如集傳則齊之賢妃無逾于衛姬者矣 匪鷄則鳴蒼蠅之聲

韓詩薛君章句鷄遠鳴蠅聲相似也文選註

薛漢之說正同毛傳愚謂蒼蠅之聲豈足以亂呼且而

還 聽之不分如是況蟲飛天曙喞喞之聲將住反以蠅聲相似鷄鳴可乎詩蓋曰非但鷄則鳴矣蒼蠅業已作聲蓋蠅尚無聲而疑為有也警且之情如話

子之還兮還齊作營 韓作嶽遭我乎狝之間兮狝齊作嶽 又一作嶽並驅從兩

肩兮揖我謂我儂兮儂韓作媿

齊詩顏師古曰按原本誤作崔靈恩嶽山名言往適營

山而相逢於嶽山也

崔靈恩集注按原本誤作漢書地理志依讀詩記引此文改營齊地名說見

下

韓詩內傳婉好貌媿亦好貌獸三歲曰肩釋文



子之昌兮 子之茂兮

齊詩崔靈恩集注昌茂俱齊地○按此條出讀詩記原本失注

按漢書地理志臨淄名營丘即太公所封之地昌茂未知何地或云營之故城即濰之昌茂即泰山之牟牟與茂古字通未知是否

著

顏師古曰著齊地名即濟南郡著縣也漢書註

按著即古宁字如是地名則二三章白庭曰堂又豈地名乎顏蓋三家說而未知本之何家

東方之日

韓詩薛君曰彼姝者子詩人言所悅者顏色之盛若東方

之日也文選註

韓意亦作刺淫但東方之日非指顏色戴植曰男女相奔不夙則暮日出早也月出遲也

在我闥兮韓詩門屏之間曰闥文釋

東方未明

東方未明顯倒衣裳

荀子君召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去禮也

按臣之赴召禮宜顛倒衣裳而去此二句非刺也未章不能辰夜不夙則暮非命召不時乎乃是刺公

南山

衡從其畝從韓作由



韓詩內傳東西耕曰衡南北耕曰由釋文

敝筭

其魚唯唯韓作遺遺

韓詩內傳遺遺言不能制也釋文

載驅

齊子發夕

韓詩發旦也

○按此條出釋文原本失注

按發夕謂不俟旦而發行于夕極言其縱恣自如古說

皆疎

猗嗟

舞則選兮

四矢反兮

選韓作舞反作變

韓詩薛君曰舞則纂兮言其舞之中雅樂也文選變易也

○按此條出釋文原本失注

四矢反兮鄭箋謂四矢皆得故處是巧射也韓云變易者周禮謂九射各有其儀莊公每射四矢各變其儀也然于下禦亂又不貫矣



三家詩拾遺卷六

國風

葛屨

摻摻女手

摻韓作織

韓詩內傳織織女手之貌

文選注

古詩織織出素手本此

汾沮洳

齊詩匡衡曰晉侯好儉而民畜聚

疏奏

儉為美德能畜聚則戶有益藏家給人足矣如匡說則非刺也

園有桃



我歌且謠

韓詩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釋文

伐檀

齊詩張揖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文選注

張氏之說與毛略同按孔叢子曰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與孟子答公孫丑之意正同董仲舒及薛漢之說皆然毛傳謂在位貪鄙賢者不得仕進張揖謂賢者不遇明王俱非詩意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不素食兮

韓詩薛君章句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才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

語苟欲得祿而已譬如尸焉文選注

狩獵稼穡有位之君子如此可謂質矣而又能蒞官治民是謂不素餐之君子能不素餐則亦不尸祿矣

董仲舒曰不素食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按原本謂下衍之

字依春秋繁露刪

河水清且淪漪

韓詩順流而風曰淪文貌釋文

蟋蟀

歲聿其莫

韓詩薛君章句曰聿辭也莫晚也言君子之年歲已晚也文選注



不曰歲晚而曰君子之年歲已晚猶云老冉冉其將至  
勸其及時為樂也君子良士之稱此非刺晉僖儉不中  
禮之意甚明季札聞歌唐而嘆其憂之深有陶唐之遺  
風孔叢子曰於唐見儉德之大也思深而有儉德無已  
太康職思其居之謂

山有樞

魯詩司馬遷曰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  
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史記○按此  
條出鄭康成

詩譜非  
史記文

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

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公羊

傳注引  
魯傳

此本曲禮文而魯詩引之以明上下皆不可斯須去樂  
之意非專指下位也

揚之水

素衣朱褌褌魯  
作綃

魯詩內傳綃綺屬鄭注士昏  
禮引魯傳

綢繆

見此邂逅迨韓  
作覲

韓詩內傳邂逅不固之貌釋文

卒然幸遇不可久長故曰不固毛傳別本亦作邂逅釋

文解說也與韓說義○按此下  
疑脫異字

有杕之杜



噬肯適我噬韓作逝

韓詩丙傳逝及也釋文言猶及君子之在而幸其適我而

飲食欵留之也分明幸見君子而愛之之詞

軍巡

寺人之令韓作伶韓詩傳曰伶使伶也釋文

小戎

倭駟孔羣

韓詩駟馬不著甲曰倭駟釋文

按鄭箋以倭駟為四介馬孔疏以淺薄之金為甲而韓以為不著甲何也邲之戰不介而馳春秋時固已有之秦人剽疾或類是與

兼葭

韓詩薛君曰大渚曰泚文選注

終南

顏如渥丹丹韓作泐韓詩傳曰泐捷各赭也釋文

黃鳥

齊詩匡衡曰秦伯貴信而民多從死疏

應劭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酣言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故李德祐論曰若三良者殉榮樂非殉仁義也此貴信之說也史記穆公葬於雍從死者百七十人此民多從死非獨三良也



晨風

歛彼晨風

韓詩歛作鷓

○按此見詩外傳原本失注

謂鷓乘朝風而飛

也其義不同六書故亦以晨風為朝風漢魏人則以晨風為鷓

渭陽

魯詩劉向曰重耳入秦秦送之晉太子嬴思母之恩而送舅氏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列女傳

宛丘

齊詩匡衡曰陳夫人好巫而民多淫祀疏班固曰周武王封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者也詩稱擊鼓於宛丘之上婆娑

於粉樹之下是有大姬歌舞之遺風也

地理志○按末三句乃詩疏因漢志

語而申言之非漢志本文也范氏併取之誤

按季札聞歌陳而嘆曰國無主其能久乎國之無主者民皆淫祀忘其本業而上不禁止之謂非必以宛邱之子即為陳主也班氏故以是詩與東門之粉並舉夫民化其上而上與下如出一心非刺其君而何

東門之粉 穀旦于差 韓詩作嗟謂擇今日而招同類猶嗟我婦子之嗟亦備一說

衡門 可以樂飢 韓詩作可以療飢義亦異

東門之池 魯詩孔安國曰停水曰池鄭箋

墓門



魯詩劉向曰陳辨女陳之采桑女也晉大夫解居使於陳  
遇采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子爲我歌吾將舍女乃歌曰墓  
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又曰爲我歌其二  
女曰墓門有楛有鴟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大夫曰其  
棘則是○按列女傳作其梅則有其鴟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  
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其人且亡而況鴟乎乃服  
而舍之列女傳

此謂辨女歌墓門之詩非謂作墓門之詩也其曰人且  
亡而況鴟乎借詩比刺於本義不涉楚辭何繁鳥萃棘  
而負子肆情王逸注曰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  
負其子欲與之淫佚婦女引詩刺之其說光明諸家好

奇竟有以墓門一詩爲辨女作者未之考也但墓門是  
地非邱墓之門與左傳正同故節而辨之焉

歌以訊之 韓詩訊諫也 釋文

防有鵲巢 誰俯予美 韓作 韓內傳 媿美也 釋文

澤陂 傷如之何 石經作陽 ○按漢石經雖用魯詩 魯詩

傳曰陽予也 ○按此條出爾雅注原本失注

碩大且卷 韓卷 韓詩薛君曰 魯重頤也 太平御覽

匪風 匪風發兮 匪車偈兮 韓作 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古怛字

韓詩外傳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  
其風治其樂達其驅馬也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



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慙兮 王吉  
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  
也疏引詩說

舉古之風與車以慨今之不然即周道之所見以興成  
周之道也故卒章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侯人

荷戈與祲祲韓作綴 維鷦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韓詩鄭康成曰污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其翼

為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為有德表記

王應麟曰此韓詩說也 言污澤之鳥尚以不濡其翼

為才況為君子而在上可以不稱其服乎國語載楚子

引詩曰彼其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郵與尤通蓋古說

已深按此字疑有誤

鳴鳩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

兮

魯詩傳曰鳴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理萬

物者一儀也說苑引魯詩傳文

按荀子曰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此魯

說之本唯心結於一而不一斯儀見於外而如一儀一

即不忒記曰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

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



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故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儀一之義大矣哉經傳皆美君子之詞毛以為刺者美古之君子以刺今之君子不一也其說一貫

七月

歐陽公曰七月詩燕齊魯皆無之按太平御覽明載韓嬰七月之說即釋文亦載有八月在宇之訓是韓詩之有七月甚明齊魯在宋時亾之已久不知歐公此言何本

四之日舉趾

韓詩傳曰言至於四月始可舉趾以耕也太平御覽

四月秀萸 獻豸于公

魯詩劉向曰秀萸味苦苦萸也按此條出說文原本失注 鄭氏曰

四歲曰肩周禮注

八月在宇 塞向瑾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韓詩宇屋霑向北向窓也釋文 班固曰曰為改歲入此室

處所以順陰陽備盜賊習禮文也白虎通

二之日鑿冰沖沖

韓詩冰者窮谷陰氣所結不洩則化為伏陰初學記引內傳

左傳言藏冰必取之深山窮谷固陰沍寒鑿而取之即以洩陰也可見王政之施無非節宣陰陽之道

鴟鴞



三家詩趙岐曰鴟鴞刺邠君也孟子注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鸞子之閔斯

韓詩薛君曰鴟鴞鸛鳩鳥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

以病之也愛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托

于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蒿風至蒿折巢覆子死有卵則破

是其病也文選注

以鴟鴞為鸛鳩毛傳亦同但毛以鴟鴞托言人有取其

子者鴟若曰寧取我子無毀我巢以我積日攻堅之固

也按此句有誤字薛似以鴟鴞指武庚謂其彌縫二叔不知

自托于皇朝據國以叛終取滅亡就兩家之說觀之薛

稍為近之小苾詩曰肇允彼桃蟲桃蟲鷦鷯小鳥正鸛

鳩之屬也鴟鴞的是鸛鷯墓門之詩曰有鴟萃止楚詞

以為繁鳥豈鸛鷯乎金縢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

得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罪人指武庚故以鴟鴞

曰之夫能毀人之室取人之子非鸛鷯而何集傳之說

當矣

徹彼桑土土韓作杜予手拮据予所蕃租

韓詩杜桑根也口足為事曰拮据租積也俱釋文

按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字林作蔽皮也

東山

鸛鳴于垤栗韓作蔘烝在栗薪

韓詩薛君曰鸛水鳥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天將雨而蟻出



壅土鶴鳥見之長鳴而喜也文選注

蓼薪泉薪也釋文

按鄭箋烝塵也栗析也義各不同

親結其禕 九十其儀

韓詩薛君曰禕帶也文選注 外傳曰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破釜

四國是皇韓皇作匡

白虎通周公東征四國是匡言周公東征迷職而天下皆

正也

按班氏之意謂東征歸國黜陟四國之臣而天下皆正

此義亦新

又缺我錡 又缺我鉢

韓詩錡木屬鉢鑿屬釋文

伐柯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韓詩外傳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性情而治道備矣四者不求於外不假于人反諸已而已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外傳引詩即中庸以人治人之意非斷章取義古引此二句皆如是解毛傳曰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引大學正與韓同蓋美周公之善因人情以治人也

允嚴



三家詩拾遺卷之二  
韓詩九罭取鰕也

太平御覽

毛以九罭為網罟小魚之網鰕也則益小矣孫炎以為九囊之網則是大網朱子從之

三家詩拾遺卷六終

三家詩拾遺卷七

小雅

鹿鳴

魯詩司馬遷曰仁義凌遲鹿鳴刺焉

蔡邕曰鹿鳴者周

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諷諫

文選

注載蔡邕琴操

按左傳明云鹿鳴所以燕嘉賓也魯詩之失與關雎同  
呂元鈞氏謂彈絃諷諫乃陳古以諷非謂二詩作於衰  
周其詳已見關雎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淮南子曰鹿鳴興於獸而君子美之取其得食而相呼美



鹿鳴之得食以招羣興君子備笙簧以宴客似與魯詩不同

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倣

韓詩鄭氏曰鹿鳴采其已有旨酒以燕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其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倣也鄉飲酒禮注

鄭志答張逸曰注禮時未為詩箋故同舊說此蓋得之張恭伯者然其意正與毛同

四牡

四牡騤騤周道倭遲韓作威夷漢書作郁夷

韓詩薛君曰威夷險也文選注班固曰周道郁夷言使臣

行馬馳於此道地理志○按下旬乃顏師古語非漢志本文也范氏誤

郁夷地名詳王應麟詩地理考此魯齊之說與韓異按顏師古明言韓詩

皇皇者華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駉駉征夫每懷靡及

魯詩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猶恐無及況欲懷安將安及矣劉向列女傳

國語以每懷靡及為慮其知有不及故必周爰而諮謀也魯詩慮其征行之不及義淺矣○按列女傳述姜氏勸重耳之言亦本國語

語未必魯詩說也范氏誤甚

常棣

韓作夫移鄂韓作夫移鄂常棣韓作夫移鄂韓詩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晁氏詩說



常棣作于周公事詳左氏毛韓之說皆同 爾雅曰唐棣移又曰常棣棣是一木也有赤白二種實如櫻桃者赤移實如郁李而稍白者白移故一曰棣一曰移若棠唐棣則另是一木亦有赤白二種其實如梨而較小其葉無風常自動故曰唐棣之華徧其反而歐陽永叔胡致堂誤認唐棣為常棣因以唐棣四句即此篇之逸詩夫子刪詩篇刪其章蓋未知考也

和樂且湛

韓作耽

韓傳耽樂之甚也

釋文

伐木

韓詩伐木廢則朋友之道缺晁氏詩說人以伐木苦其事故以為文太平御覽

序曰勞者歌其事詩

言伐木之事勞苦其聲若求助于眾力者故詩人取以為求友者興也 按後漢書注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未知所出大抵亦魯齊之說

天保

齊詩翼奉曰詩有五際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兄弟

○按漢書翼奉

傳無君臣下十字孟康引詩內傳以五際為卯酉午戌亥必齊詩舊說如此范氏欲以五達道當之故增此十字其荒謬不待辨也

此為齊詩本義其意蓋以五達道為五際而天保一詩為君臣之際耳而讖緯家遂生異說焉漢郎顛傳曰四始之缺五際之厄此即翼奉說也而孟康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于此則有改變之政也



詩汎厯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按此四字原脫依詩正義補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則喜怒哀樂好惡是也又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凡此詩緯之說皆本齊詩而推波助瀾初無當於經義者夫匡鼎解頤未嘗托言符命卽翼奉推時何嘗鑿証詩篇豈輟固生而肯出此亦姑存弗論可耳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

韓詩外傳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

以仁義禮智爲保定君身之本義極正大前儒未曾見及

禴祠蒸嘗

韓詩內傳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禘則羣廟之

主悉升於太祖廟

杜氏通典引內傳

按禘禘本是一祭而公羊以春秋經之大事爲大禘後人不明其說遂分爲二韓氏亦然詳其文似爲禘大禘

小者知沿誤已在漢初矣

其詳見詩瀋長發篇

無不爾或承



三家詩推選卷七  
四  
韓詩薛君曰承受也

文選注

采薇

班固曰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詩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玃狁之故豈不日戒玃狁孔棘

此詩諸家悉同毛序惟班固作懿王時刺詩亦本之家可知夫靡室靡家之語出自遣戍之口則殷勤撫恤何殊挾纊若爲亂離疾苦之作則憂時告瘁何異四月惟夏何草不黃諸什乎是不待辨而明者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韓詩昔始也依依盛貌

釋文○按上句出釋文下句出文選注應分別注之

出車

魯詩司馬遷曰戎狄破逐周襄王立其子帶爲天子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薄伐玃狁至於太原六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車出班固曰宣王興師命將征伐詩人美其功曰薄伐玃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按史漢之說諸家皆疑其何以互異如此不知史記明云襄王爲戎狄所逐中國疾之詩人歌薄伐之詩傷今而思古未嘗指爲襄王之詩也至漢書乃直以爲宣王之詩與毛不同蓋三家之說耳觀下六月一篇劉歆之說與班氏正同歆非世家申公之學者乎



杖杜

檀車

韓作綏綏車做也

征夫不遠

韓詩男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

禮記正義引內傳

魚麗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魯詩劉向曰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時也

說苑

此篇下三章即承上三章而詠嘆之下一句所以申明上句也古說甚長集傳謂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是曲全也與古不同 上二章言物之所以多而可貴者惟其嘉也所以旨而不厭者惟其偕也嘉也偕也時也旨就君子言之荀子曰不敬交不歡欣不時宜物

雖旨弗貴也

南陔白華華黍

孔穎達曰漢世不行毛詩三家不見詩序謂其惟有三百五篇 按此三詩三家所以無說之故

蓼蕭

和鸞 雖 雖 魯作 唯 唯 萬福攸同

魯訓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

後漢輿服志

賈誼曰和鸞

唯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

新書

韓詩鸞在衡和在軾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

應 鄭經解注 引韓內傳

和與鸞皆鈴也毛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此據輶車鸞



鑣謂鸞鈴置於馬口之兩傍也鄭氏曰置鸞于鑣所以異于乘車是乘車之鸞當在軾矣此詩言乘車當依魯韓

湛露

厭厭夜飲韓詩作不醉無歸

韓傳悒悒和悅之貌釋文又曰夫飲之禮不脫屣而卽席者

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

之醜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而不出者謂之酒故君

子可以宴可以醜不可以沉不可以酒初學記引內傳

左傳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

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毛公據以釋此詩當矣韓以悒悒

爲和悅而詳引古禮足以補所未備 文選注載薛君

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跣而上堂者謂之宴齊顏色均衆

寡謂之流閉門不出謂之酒與初學記所引小異

其實離離

韓詩離離長貌初學記○按原本誤注釋文今改正

菁莪

菁菁者莪韓作 蓁蓁盛貌文選注

六月

魯詩劉歆曰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強至宣王而伐

之詩人美而頌之本傳引六月詩○按劉歆此議漢書附見於韋元成傳非本傳也范氏誤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韓詩薛君曰元戎大戎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陣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史記索隱引章句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

魯詩劉向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奏疏○按此疏見漢書陳湯傳原本失注

采芑

有瑒葱珩

韓詩佩玉上有葱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周禮鄭注

引韓詩

車攻

東有甫韓作圃草

韓詩薛君曰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文選注後漢書注

毛傳甫大也大芟草以為防也與韓不同但鄭箋又云甫草者甫田之草引鄭有甫田為証以周之東巡所必

經耳則仍用韓說矣

四牡奕奕韓詩薛君曰奕奕盛也文選注

吉日

齊詩翼奉曰二陽並行王者所以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

午傳本

火盛於午金盛於酉庚即酉也故曰二陽並行一曰奉時日之學用辰不用日如甲子日用子不用甲也庚午







鶴鳴于九臯

韓詩九臯九折之澤也

文釋

九折之澤至為繚曲而聲聞於天以喻密室陳詞而天下咸聞其忠讜猶鼓鐘于宮聲聞于外之意鄭箋以九臯為坎自外數至內為九似緯家之說

白駒

在彼空谷

韓詩空作穹薛君曰深谷也

文選注

斯干

魯詩劉向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  
○按此條出漢書原本失注  
按詩前五章極形宣王宮室之美並無儉小之意顧絳

謂宣王之世詩多溢美如嵩高烝民諸篇詞多夸而不實是詩亦然蓋詩雖有美無刺而入之變雅當知此意也

如矢斯棘

韓作柶

如鳥斯革

韓作鞞

韓詩柶隅也鞞翅也

文釋

乃生男子 室家君王

載衣之褐

韓作襜

韓詩生男以為世子所以為世子者何言世世不絕也  
注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言當有事天地四方也  
白虎通齊人名小兒被為襜  
文釋

古人名被皆曰衣論語必有寢衣是也襜者襟也

無羊



或寢或訛

韓詩訛作譌覺也

文釋

三家詩拾遺卷八

小雅

節南山

董仲舒曰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義而急於利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

○按此條出漢書原本失注

韋昭曰節南山平王時作

按四章瑣瑣姻婭則無膺仕豈江都所云無推讓之風耶若爭田之訟如下篇臯父徹我墻屋田卒汙萊大雅瞻卬所云人有土田汝覆奪之是也

節彼南山

憂心如惓

韓作炎說文作炗同

何用不監

韓詩節視也監領也

文釋



昊天不慵降此鞠凶

韓詩慵作庸易也

文釋

薛君曰萬人顛顛仰天告愬

文選注

以庸為易言天之降凶必俟其惡稔而降不易降也

四牡項領 蹙蹙靡所騁

魯詩劉向曰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輶无

膚其行次且此之謂也

文新

韓詩薛君曰騁馳也

文選注

鄭氏以四牡為人君所駕今但養大其領而不為用喻

大臣自恣不為王用與劉說同非奔走勞敝之狀

正月

正月繁霜 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魯詩霜降失節不以其時 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

是為非甚眾大也

俱劉向政事疏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 視天夢夢

韓詩夢夢惡貌

文釋

外傳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

皆小人也

維號斯言有倫有脊

董仲舒曰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事各順于名名

各順于天天人之際合而為一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

有倫有脊

按春秋繁露脊作述

此之謂也

以號為名嫉邪思正其義亦長蓋名不正則言不順事

不成至於民無所措手足為害大矣幽王寵妾為妻訛

言以是為非名之不正莫斯為甚是可哀也



天天是椽天天蔡邕作天天椽作加韓作椽

張衡曰速速方毅天天亦加天通妖

十月之交

齊詩翼奉曰竊讀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 梅福

曰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本傳○按原本歌作交依漢書改 孟康曰

十月之交刺后族太盛也

魯詩鄭氏曰此為厲王之詩經師移易其次第耳幽王時

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所云番也詩譜

顏師古述魯詩作厲王詩知鄭所云亦本魯詩緯書之

說 按中候擿雒貳曰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

相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川濱納小人家伯囡主

異哉震○按原本脫囡主二字依詩正義補 推度灾曰十月之交氣之相

交周之十月夏之八月及其食也君弱臣強故天垂象

以見徵辛者正秋之王氣卯者正春之臣位日為君辰

為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為君幼弱而不明卯

之為臣秉權而為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生其

君幼弱而任卯臣也以上緯書皆指厲王夫國語明載

幽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所謂山豕峯崩也是年三川

竭所謂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也王基杜預以長歷推之

斷其非厲王之詩甚明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魯訓厲王無道內嬖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灾異日為之食



為不善也谷永傳顏師古述魯訓

韓詩內傳月食非常也比之日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漢書

天文志○按漢志但云詩傳

按魯詩如鄭氏自此篇至小宛皆厲王詩而韓詩異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 艷妻煽方處魯作閭妻

魯詩閭妻驕扇日以不臧顏師古注閭妻嬖寵之族也皇父卿士番維司徒皆以刺厲王

淫于色故皇父之屬因嬖寵而為官○按此條出漢書谷永傳原本失注

按谷永疏又有抑褒閭之亂語或魯詩別有可証歟艷

緯書又作剡

抑此皇父 不慙遺一老 韓傳抑意也意音噫 慙閭也釋文

雨無正

劉安世曰少讀韓詩雨無極篇序曰雨無極大夫刺幽王

也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集傳

淪胥以鋪韓作熏胥以痛又作薰魯齊詩皆作薰顏師古曰謂相薰蒸也

韓詩熏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

相帥而病之是其太甚也後漢書注

小旻

謀猶回遘韓作次 韓詩薛君曰回邪僻也文選注

諭諭訛訛韓諭作諭 韓傳不善之貌爾雅不供職也○按此條出釋文原本失注

民雖靡盬韓作牒 韓傳靡牒猶無幾何釋文

王肅盬讀作幠大也言無大有人也意同韓

小宛



翰飛戾天韓戾作厲韓詩厲附也文選注

哀我填寡宜岸宜獄

韓傳填作疹苦也鄉亭之繫曰岸朝廷曰獄釋文

小弁

趙岐曰小弁伯奇之詩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詞也孟子注

孫疏謂伯奇當是宜曰然魯詩原作伯奇也

魯詩王充曰伯奇放流首髮早白故曰維憂用老論衡蔡

邕曰伯奇既逐履霜以足按今琴操作清朝履霜採葶花以食其隣

大夫閔之乃賦小弁琴操按今琴操無末二句

按如琴操亦是賦小弁而非作也王充之說何以云

怒焉如擣按原本此句誤作疾如疾首下句擣亦作疾今依釋文改正韓傳擣作疔心

疾也釋文

有灌者淵萑葦淠淠

韓外傳有灌者淵萑葦淠淠言大者無所不容也按此條出說苑非外傳文

苑非外傳文

意以淵喻父母以萑葦自比也

巧言

僭始既涵韓傳涵作減少也釋文

匪其止共韓作恭維王之印

魯詩劉向曰此傷奸臣蔽主以為亂者也說苑

韓外傳匪其止恭言不恭其職事而病其王也



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韓傳作趨趨往來之貌獲得也言趨趨之貌兔數往來逃

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史記注

何人斯

我心易也韓傳易作施善也釋文

伯氏吹埴仲氏吹篪 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魯詩世本暴辛公作埴蘇公作篪 譙周古史古有埴篪

尚矣周幽王時二公特善其事耳按詩正義引此二條一不云是魯詩說

韓詩盟詛所用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禮記

正義許氏引傳

谷風 將恐將懼 韓傳將辭也文選注江○按原本誤注釋文今改正

蓼莪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韓傳怙賴也恃負也釋文

大東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韓外傳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

視言其明也

桃桃公子桃韓作耀 粲粲衣服粲韓作采

韓詩耀耀往來貌釋文 薛君曰采采盛貌文選注○按原本誤注釋文今

正改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

韓詩太白晨出東方為啟明昏見西方為長庚史記注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韓外傳夫擅使人之權而不能制衆于下則在位者非其人也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言有其位無其事

四月

百卉具腓亂離莫矣

韓詩薛君曰腓變也言俱變而黃也莫散也文選注

無將大車

荀子曰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

友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大略篇

魯傳周大夫有親信小人者其臣諫之而作是詩

韓外傳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采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詩曰無將

大車維塵冥冥

小人始則曲意以奉君子一旦得志反逐君子千古一轍進人不可不慎也毛序以為刺大夫將小人與三家同

鼓鐘

韓詩鄭氏曰昭王之時鼓鐘所為作也鄭注中侯握河紀

以雅以南以箛不僭韓詩以雅以南下有有執任朱離句見後漢陳禪傳

韓詩薛君曰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按此四字原脫依後漢書注補

惟南可以和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箛不僭差也後漢書注

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也文選注

陳忠劾陳禪疏云古者合歡之樂舞于堂四夷之樂陳



于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注云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齊魯詩也今按薛君之訓則韓亦有此句矣毛傳亦有韎任朱離之訓但無詩文如薛君說則南當為南夷之樂非二南也

楚茨

韓作苾

馥苾苾

芬孝祀

韓詩薛君曰馥香也

信南山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

韓外傳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為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為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為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為百畝八家為隣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為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為廬舍各得二畝半出入更守

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

此當合何休班固參以左國觀之始明

甫田

倬彼甫田

韓傳倬作劬

音卓卓也大也

釋文○按釋文無大也二

大田

秉畀炎火

有泮

韓作

淒淒興雨

韓作

祈祈

韓傳秉作卜報也

文釋

外傳有身淒淒興雲祈祈以是知

太平之無飄風疾雨明矣

韓意以為是太平之風雨則知詩非刺時矣下章以介



景福義同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韓外傳人事脩則順于鬼神順于鬼神則降福孔皆

裳裳者華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荀子曰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伸變化也 魯詩劉向曰君

子者無所不宜也裨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

不敬者斬衰裳苴經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

纓冑立於桴鼓之間士卒無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

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勇足以率三

軍故曰為左亦宜為右亦宜

新序

桑扈

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賈誼曰胥相也祜大福也

新書

匪徼匪傲 飲酒者不徼幸不傲慢則福祿就而求之

漢書五行

志

鴛鴦

載其左翼 摧之秣之

韓詩載捷也捷其喙于左也摧委也猶食也

文選

按禽鳥之宿皆捷其喙於翼後人多不省覽此注

頰弁 先集維霰 韓詩薛君曰霰英也

文選

天將雪六花先散為英毛以為暴雪不如韓長

車壘 以慰我心 韓傳慰作愠恚也

文釋



青蠅 袁孝政曰衛武公信讒詩人刺之按袁說見劉子注疑誤

構我二人 韓傳構亂也釋文

賓之初筵

韓詩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賓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敬也賓既醉止不知其為惡也後漢書注

朱子以是詩與抑戒相似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然詩曰大侯既沆曰燕衍烈祖明是天子燕射擇賓祭

祀之禮詩所謂賓乃武公之自謂蓋人為卿士為王之

賓也韓亦未嘗指為武公之賓

威儀反反韓作 韓傳反反善貌釋文

魚藻 有頌其首 韓傳頌眾貌釋文

魚之在藻眾首向上猶臣侍君飲莫不仰首向上視君也下章有莘其尾則燕畢而散矣

采芣

孔鮒曰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孔叢子 韋昭曰王錫諸

侯命服之樂也國語注

彼交匪紆天子所予 韓外傳言必交吾志然後予也

平平左右 韓傳作便便左右閑雅之貌釋文○按原本雅作習依釋文改

紉纒維之 福祿膍之 韓傳纒維也膍作肫厚也釋文

柞大索也孫炎曰舟止繫之于木戾竹為大索

角弓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韓傳良善也言王者所為無有善者各相與于一方面而怨之後漢書注外傳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

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言能知于人而不能自知也

如食宜韓作儀餽韓作儀雨雪漉漉韓作鹿鹿見現日消韓作曉

韓傳儀我也曠現日出也文釋

齊詩劉向曰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小人道消則政

日治故為泰詩曰雨雪漉漉見現日消與易同義韓

都人士孔穎達曰首章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

首章按春秋襄十二年傳引此行歸于周二句服虔曰

逸詩也茲據三家詩言之也禮記緇衣長民者衣服不貳

節全引首章則三家失之矣緇衣引此乃美其君子而

思念之詞毛傳引之以為傷今思古之意

黍苗韋昭曰道召伯迷職勞來諸侯也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荀子曰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

斷亡而愉者無他焉詩云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

蓋云歸哉

白華

英英韓作決白雲韓作怖視我邁邁韓作怖○按原本正文誤作

韓傳決決雲貌怖怖意不悅好也文釋

緜蠻韓詩薛君曰緜蠻文貌文選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董仲舒曰先飲食而後教誨言治人也。○按此條出春秋繁露原本失注

三家詩拾遺卷九

大雅

文王

齊詩翼奉曰周公作詩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無若殷王受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本傳

按呂氏春秋引二句亦云周公作詩以繩文王之德三家之說皆同毛序云受命作周末嘗言其帝制為天子也自緯書有改正易朔之說康成據之以說經所以不免為王肅之深譏也

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舄

魯詩劉向曰孔子論詩至于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



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以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  
則三公何以戒慎民氓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  
殷之亡也○按此條出漢書原本失注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齊詩匡衡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之首章

貴至德之本也○按漢書貴作蒸

無遐爾躬 韓傳遐病也釋文

大明

昭事上帝聿古作允懷多福

董仲舒曰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  
謂天之所福也○按此條出春秋繁露原本失注

倪天之妹 韓傳倪作磬譬也釋文說文譬喻也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董仲舒曰人孰無善善不一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

一不足以立功○按春秋繁露立作致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知

天道者之言也○按原本此句作知天道之常也依春秋繁露改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韓作亮彼武王

齊詩劉向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別錄

韓傳亮相也釋文按爾雅釋詁云亮介尚右也左右亮也

轉以亮是訓

絲

絲絲瓜瓞 自土齊作杜沮漆



韓傳陟小瓜也釋文

齊詩顏師古曰齊詩自杜沮漆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

沮漆之地漢書地理志注

周原膺膺 抹之噢噢度之薨薨

韓傳膺膺美也度填也釋文

說文採盛土於藁也噢噢築墻聲則度是填土於墻之

意毛訓度為居非也薨薨人眾聲

臯門有仇 韓傳仇作閔盛貌釋文

**域**

賈誼答經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僻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言

左右日以善趨也 王厚齋曰此即選左右之說 董仲

舒曰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

其詩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郊詞也其下曰周王于邁

六師及之此伐詞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

崇作邑于豐以此詞者知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春秋繁露

鄭箋大意略同蓋魯詩說也按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

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文為方伯

興師伐崇宜行諸侯宜社之禮而詩云爾者受殷王之

命而專征郊亦殷王命之郊也周公作此追崇功德故

以追王之禮稱王蓋受王命行郊即受天命耳江都以

文王王天下而自行帝制行郊非是但詩先言左右奉



璋後言六師及之是先郊後伐甚明也  
左右奉璋 六師及之

董仲舒曰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也六師及之言文王之  
伐崇也春秋繁露 班固曰六師及之言五人為伍五伍為兩

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師二千五百人為一軍六  
師萬五千人也白虎通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魯詩言其質美也  
苑說

旱麓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千祿豈弟

韋昭曰王者之德被及榛楛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  
祿其心豈弟矣國語注

國語夫旱麓之榛楛植故君子得以易樂千祿若夫山  
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凋盡田疇荒蕪資用  
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此釋詩意甚  
明韋昭之注不必盡出三家附而錄之見古義之可從  
耳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韓詩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于淵中文選注

薛君之意蓋以鳶魚喻千祿之君子以戾天躍淵喻其  
千祿之豈弟故曰喜樂而躍淵以興文王作人之雅化  
與中庸斷章引詩之意不同

清酒既載駢牡既備 韓詩薛君曰載設也  
後漢書注



思齊

思媚周姜 太姒嗣徽音

魯詩劉向曰太姒號曰文母思媚太姜且夕勤勞以進婦

道文王理外太姒理內生十子也列女傳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魯詩劉向曰大學之教也說苑

皇矣 齊詩匡衡曰言天以文王之居為都也漢書郊祀志

作之屏之其蕃其翳韓作殪

韓詩薛君曰蕃反草也殪因也因高填下也釋文按原本誤注文選

注今改下

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韓外傳太伯知太王賢昌欲季為後也去之吳太王將死

謂季應曰女往讓兩兄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

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伯謂仲曰何

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于扶微者可以立季

太王既死王季不顧宗社被喪服遠而之吳非理也羣

臣既欲立季而伯復商之于仲似存係戀尤非理

維此王季韓作文王與左傳同猶其德音

韓傳猶作莫定也釋文此章韓詩與左傳俱作文王王肅

注亦同按上章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既指文王則此章

亦指文王為是即毛傳克順克比亦全據左傳為說是

毛詩本作文王可見矣孔氏穎達曰經涉亂離故師有

異讀耳



無然畔援無然歆羨 侵阮徂共 以遏徂莒

韓詩畔援武強也羨願也  
釋文。按上句見釋文下句見文選注應分別注之

魯詩鄭氏曰阮徂共三國犯周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

拒其義兵爰整其軍旅以却止徂國之兵

張融曰魯詩以阮徂共皆國名與毛不同

無矢我陵 韓詩薛君曰四平曰陵

文選注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賈誼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民悅其德義則倣而象之

也新書董仲舒曰言弗能知識而效天之所為云爾  
春秋繁露

按不識二句康衢之謠有之賈生之言似本古說

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齊詩伏湛曰注從臣衛受齊詩文王受命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

姓然後謀于羣臣加占著蔡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

詩云云崇固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天時而動故

三分天下有其二

漢書崇墉仡仡 韓詩仡仡搖也

文釋  
靈臺

魯詩劉向曰積思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

為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萬物之始也

說班固曰天子之所以有靈臺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

揆星辰之證驗為萬物獲福無方之元

白虎通  
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賈誼曰文王有志為臺令近規之民間之者麀裏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勿趨以疾新書

孔叢子云文王之興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成蓋不日成之非如集傳所云不終日而成也賈說正同

王在靈囿 王在靈沼

賈誼曰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而况人

平新

韓詩薛君曰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文選注

於論鼓鐘於樂辟雍

韓傳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也言辟者

取辟有從之義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離和也所以教

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五經之

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潔清也正義。按原注此下有公羊疏三字檢公羊疏

無此文今刪去湯時大旱按原本作又春旱今依僖公羊疏使人禱

于山川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自責曰政不一歟民失職歟

宮室崇歟苞苴行歟讒夫倡歟婦謁盛歟公羊疏引內傳

雍無涉疑錯簡當在雲漢篇中班固曰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

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圓又以法天於雍水按此三字有脫誤白虎

通云雍者雍之以水象教化之流行也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

德也雍之為言壅也壅天下之殘賊也

文王有聲 文王烝哉 韓詩烝美也釋文



築城伊瀆 王公伊濯 韓詩瀆作洫深池濯美也釋文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魯詩燕安也翼敬也言文王貽其孫以善謀以安敬之道

貽其子子謂武王也  
班彪傳注

生民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魯詩司馬遷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欣悅

欲踐之踐之而心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 劉向曰姜嫄

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

生子以為不祥而棄之  
列女傳 鄭氏曰帝上帝敏拇也介

左右也夙之言肅也祀郊禘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跡姜嫄

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其左右所止住

如有人道感已者也遂有娠而肅戒不復御生子而養長

名曰棄毛詩箋

按鄭異義云詩魯齊韓春秋公羊說皆無父感天而生

故與毛傳不同蓋鄭信緯書故不主毛傳也朱子亦遵

鄭說宋惟蘇老泉與鄭異而已

附河圖曰姜嫄履大人跡生后稷 中候稷起曰蒼耀稷

生感跡昌契握云元鳥翔水遺卵流簡娥吞之生契封

商苗興曰契卵生稷迹乳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

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魯詩司馬遷曰姜嫄以棄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  
辟不踐徙真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而棄渠中之冰上  
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以為神遂收養之 褚少孫曰  
后稷母姜嫄出見大人跡而履踐之知有身則生稷姜嫄  
以為無父賤而棄之牛羊避不踐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  
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乃取長之堯知其賢立  
以為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  
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 史記三代世表  
褚少孫述詩傳  
甫 韓作厥 豐草 韓詩薛君曰拂弗也 釋文按原本誤  
注文選注今改正  
見鷺 鷺鷥在壘 韓詩薛君曰壘水流貌 文選注  
假樂

顯顯 中庸作憲 令德 保佑命之

鄭氏中庸注憲憲興盛之貌保安也佑助也 正義曰此  
齊魯韓詩

板 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魯詩劉向曰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 說苑

牖民孔易

韓外傳聖王之教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  
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故民之從命也速詩云  
牖民孔易

湯

天生蒸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三多言...  
韓外傳夫人性善非得聖帝明王扶攜之以道則不成爲  
君子詩云云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背無卿

韓外傳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  
詩云云

毛傳背無人側無人無陪貳無卿士義與韓同

天不酒爾以酒 韓傳飲酒閉門不出客曰酒釋文

**抑**

韓詩侯包曰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五猶使  
人日誦是詩而不離于其側侯包傳 韓詩學  
事詳國語抑作懿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董仲舒曰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則四方莫不響  
應風化善於彼矣春秋 繁露

覺毛訓爲直鄭改爲大以禮記引此二句以有覺作有

梏耳似江都義長韓詩外傳亦云貴名自揚天下

曰喪厥國 韓詩曰作事辭也釋文。按釋文 無辭也二字

桑柔 征以中垢 韓外傳征以中垢聞行也

雲漢

董仲舒曰宣王之時天下大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

彼雲漢昭回于天春秋 繁露

倬韓作 對 彼雲漢



韓詩對彼雲漢宣王遭旱仰天也薛君章句文選注

蘊隆蟲蟲韓作鬱隆炯炯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

董仲舒曰宣王自以為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

災愈恐懼而謹事天春秋繁露

韓詩鬱隆為暑耗惡也釋文○按釋文無鬱隆為暑句

我心憚暑 胡寧瘕我以旱 韓傳憚苦也瘕作疹重也釋文

嵩高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韓詩鄭氏曰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

伯為周之幹臣禮記注

孔穎達曰鄭注禮記未見毛序故以申甫為仲山甫按

鄭所主乃韓詩之說觀下所載外傳可見

周邦咸喜戎有良翰

韓外傳周德大壞廢于厲王仲山甫輔相宣王撥亂反正

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天下翕然向風外傳按

天下作海內咏宣王之德詩云云

烝民

民之秉彜好是懿德 韓外傳民之秉德所以則天也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韓外傳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善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

人之過非毀疵也詘柔順從剛強與物周流道德不外

德醇如毛民鮮克舉之



董仲舒曰德輶如毛言其易也春秋繁露

韓外傳至精而妙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于此

按荀子曰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積微者積細以成全德也

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

韓詩杜欽曰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于宣就封于齊漢書本傳

鄧展注韓詩以為封于齊

按齊為太公封國未見宣王時復封于齊毛傳亦同孔疏云不知所出

韓奕

有倬其道 幹不庭方

韓傳倬作晬明也釋文

薛君曰幹正也謂以其義非而正

之文選注

江漢

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

韓外傳予小子使爾繼召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

內傳肇長也釋文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

韓外傳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

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

按原本誤作圭瓚依外傳改九錫秬鬯



常武

王命卿士南仲太祖

班固曰王制爵人于朝與眾共之詩云云禮祭統曰古者

人君爵有德必于太祖白虎通

按毛傳王命南仲于太祖皇父為太師而鄭箋改之曰宣王命卿士為大將用其以南仲為太祖者今之太師皇父是也蓋以南仲為文王時人今所命者皇父是其後人也孫毓云古之命將皆于禰廟未有于后稷之廟又經言南仲太祖明以南仲為太祖也箋義為長按南仲太祖自當如鄭箋以南仲為太祖者今之太師為是但遺將如祭統所言未嘗不可在太祖之廟也亦不可

不知

鋪敦淮漬韓傳鋪作敷大也敦迫也釋文



三家詩拾遺卷九終

三家詩拾遺卷十

三頌

清廟

魯詩劉向曰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咏其德○按此條出漢書原本失注

齊詩韋元成曰清廟之詩言交神之事無不清靜傳本

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後漢祭祀志東平蒼王引傳班固曰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治制禮

作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漢郊祀志

禮記升歌清廟示德也孝經曰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



以配上帝是即清廟詩序也四家皆無異義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

魯詩尚書大傳曰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

位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者

仍然淵其志和其聲○按今大傳無此八字愀然若復見文王之身

孔安國曰穆為敬之容 又曰四海敬和明德來助祭

書 王褒曰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廟 蔡邕曰助其

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後漢書注 賈逵曰肅然清靜謂之清廟

左傳

維天之命 韓傳維念也釋文

維清 服虔曰象文王之樂舞象也左傳

以維清為象舞四家皆同即季札見舞象箭南籥之象  
成童所舞文王之樂若樂記所云下管象武明堂位象  
謂周頌武也則大武之詩武王之樂也墨子曰武王因  
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名曰象武匪可混而為一

烈文 無封靡于爾邦 韓傳薛君曰靡好也文選

天作 彼岵矣岐有夷之行岵矣韓作徂者岐字屬下句三家同

韓傳岐道雖僻而人不遠文選 薛君曰彼徂者岐有夷

之行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

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險阻而

人不難薛君本傳

昊天有成命



賈誼曰叔向曰成王者武王之孫也文有大德而功未就武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早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新書

按國語載叔向之言與新書略同其以二后為文武以成王為成王誦即三家亦無異義毛序以為郊祀天地之詩其傳全引國語以二后指文武則成王即成王誦甚明乃鄭氏泥于頌詩作自元公無成康以後之詩遂以成此王功為說于是賈逵按此二字原在國語下今詳文義移置此韋昭據之以注國語孔穎達恪守鄭箋反謂古人指叔向其節文比義取象理頗溢于鄭意不必盡與本同不亦重經師而厚誣古人哉夫成康上繼文武安得謂無頌

詩頌亦安見必出周公之手朱子詩序駁義之說當矣

夙夜基命宥密一作謚

賈誼曰謚寧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新書

此所言命正所謂意不必與本同者也禮記引此一句曰無聲之樂也謂後天奉若而不違無聲臭之可聞也其旨至微賈說姑存而勿論

時邁

薄言震之莫不震疊震韓作振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韓詩薛君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叠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莫不動而應其政教後漢書注外傳王者之論德也不尊無德不官無功不誅無罪朝無



三家詩抄遺卷一  
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  
罰不過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左傳國語明以武王克商而作此詩與樂記武成皆合  
而韓以為美成王之詩以未見左國故耳外傳尚無乘  
異

執競

韓詩執服也

鄭箋引傳

按韓意謂能服彊者武王也天下無彊之不服是維武  
王之烈也鄭既從毛訓執為持又引韓說如此

思文

貽我來牟

韓詩薛君曰大麥也

文選注

按廣雅麩小麥麩大麥經言來牟當兼二麥但韓詩來  
牟本作嘉麥似止大麥也

噫噫

播厥百穀

韓詩薛君曰穀類非一故云百也

文選注

振鷺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在此無斃

韓詩薛氏曰鷺潔白之鳥也西雝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  
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

後漢書注射厭也家傳注大

毛以雝為澤鷺是水鳥之在澤者無取于西之義如以  
鷺興辟雍學士之潔白則非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矣  
姑存其說可耳

豐年

萬億及秭為酒為醴

韓傳陳穀曰秭

文釋

薛君曰醴甜而不秭也

文選注



按穉字承上萬億而及之當依毛傳作數解

潛釋韓傳作涿魚池也

潛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

魯詩劉向曰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于內萬國歡于外故

盡得其歡心以事其先祖詩云言羣臣皆以和來也

○按漢書劉向傳羣臣作四方

武

耆定爾功韓耆巨移反

韓詩鄭氏曰耆老也言年老乃定

女之此功不汲汲于誅受也箋異毛傳

閔予小子

嬛嬛齊作

在疚

念茲齊作

皇祖陟降庭止

齊詩匡衡曰玃玃在疚言成王喪里思慕意氣未能平也

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又曰成王之嗣位

思迷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

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佑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

庭止言成王嘗思祖考之業而鬼神佑助其治也漢書本傳

顏師古曰陟降庭止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

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漢書注

敬之 毋曰高高在上日鑒在茲

齊詩匡衡曰言天之日鑒王者之處也漢書郊祀志

小毖 予其懲而毖後患 自求辛螫韓作 拚飛維鳥

韓傳懲苦也赦事也釋文 薛君曰拚飛貌文選注



載其耕澤澤韓作絲絲韓作其庶

韓詩釋繹盛貌文選傳曰民民眾貌文釋

絲衣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

魯詩劉向曰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說苑

酌 董仲舒曰周公輔成王作勺樂以奉天春秋繁露

按毛傳周公居攝六年歸政成王乃後祭于廟而奏之

蓋祭廟奉天樂章古亦通用耳三家之說皆同

遵養時晦 韓外傳言相養之至于晦也

左傳遵養時晦者味也杜預謂武王遵天之道須晦昧者

惡積而後取之與鄭箋同韓言養之至于晦昧乃伐而取

之亦是此意

桓 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齊詩匡衡曰傳曰一正家而天

下定矣本傳

般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 於繹思

班固曰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太山也墮山喬

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白虎通

班說近于後世封禪之說當分別觀之 於繹思三字

毛詩無之崔靈恩採三家本有此句

駟 有驪有駟 韓詩驪白馬黑髦也文釋

泮水 屈此羣醜 狄韓作彼東南 憬韓作彼淮夷

韓詩屈收也收斂得此眾聚 鬻除也擴覺悟之貌俱釋文

按末句出文選注應分別注之



闕宮

闕宮有血實實枚枚 植穉菽麥

韓詩枚枚閒暇無人之貌植長稼也穉幼稼也釋文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 白牡駢剛 不震不騰

韓傳師臣者帝交友受臣者王臣臣者霸魯臣者通引

傳○按原本末句作爵臣者王今依白虎通改正魯與虜同

班固曰王曰叔父建爾

元子周公薨天為之變成王以天子之禮葬之命魯郊以

明至孝天所興也白虎傳曰騰乘也釋文

附春秋繁露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牛必在

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貴其大也○按下貴字春秋繁露作貪武帝

使張湯問曰周天子用駢剛羣臣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

得用純牲仲舒對曰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

天地澤被四海故使祭以白牡上不與天子同色下有異

于諸侯臣以為報德之禮 臣湯問天子祭天地○按春秋繁露

無地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

成王遂及于聖功莫大于此周公聖人也有合于天道○按

春秋繁露合作祭無于天道三字古文苑引成王令魯郊

也 臣湯問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

郊用純駢剛周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駢

按江都以為白牡尚純用以祭周公駢剛尚赤魯郊同

于天子分白牡駢剛為二義亦可通至以魯之郊為成

王所賜則後儒多辨其不然蓋明堂位之文實出漢初



諸儒之手遂為莽歆之藉口耳

新韓作寢。按後漢書注引薛君說仍作新廟與毛詩同。惟蔡邕獨斷引作寢廟蔡固治魯詩非韓詩也。范氏誤廟奕奕奚斯所作。

韓詩曹褒曰奚斯頌魯本傳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

所作新廟奕奕然盛也後漢書注。按原文云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

與曹褒說正同范氏刪改大失本意

那

魯詩司馬遷曰襄公之時修行仁政欲為盟主其大夫正

考父美之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曹褒曰考

父咏殷後漢本傳

按史記春秋世家列傳于左傳國語皆其藍本非諸家

不見二傳者可比獨解詩專用魯說不以左國是正豈

史家不貴研經邪

韓詩那美襄公也裴駰史記集解引薛君章句

玄鳥

魯詩司馬遷曰簡狄行浴見元鳥墮其卵取吞之因孕生

契劉向曰簡狄與姊妹浴于元邱之水有元鳥啣卵過

而墮之五色甚好簡狄得而吞之遂孕生契按此條出列女傳原本

失鄭氏曰降下也天使胤下生商者謂胤遺卵娥氏之

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為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

又錫其姓焉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又

稽少孫曰湯之先為契契母與姊浴于元邱水有燕啣卵



墮之契母含之誤吞之卽生契立爲司徒姓之曰子子者  
茲茲益大也天命之鳥降而生商商者質殷號也史記三代世表

褚先生述詩傳

按屈原天問云簡狄在臺嘗何宜元鳥致貽女何喜則  
吞卵生商之說自春秋以後有之緯書中候契握曰元  
鳥翔水遺卵流娥簡吞之生契封商鄭氏據以解經遂  
成千古疑義愚謂稷契皆無人道而生何以稷棄而契  
不棄乎蓋姜原簡狄同爲帝妃履迹吞卵事或有之不  
過聖人降生之徵履迹吞卵之後進御于嘗因而有娠  
理之至常豈無人道而生者若稷之被棄自因生而不  
育形狀有異之故已詳生民詩中

奄有九有

韓作城

大禘是承

韓詩薛君曰九域九州也

文選注

傳曰大禘大祭也

釋文

長發

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

魯詩鄭氏曰帝黑帝也禹敷下土之時有娥之國亦始廣  
大簡狄吞鳥卵而生契堯封之于商後湯王因以爲天下  
號故曰帝立子生商

立王桓撥

韓傳撥作發明也

釋文

聖敬日躋

韓詩薛君曰言湯聖敬之道上聞于天也

文選注

敬之日躋上聞于天故能齊帝命而不違其義精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

古作嘽



鄭氏曰郵謂民之郵舍言成湯施布仁義為下國諸侯在

暇民之處所使不離散也禮記注正義此引齊魯韓詩也

為下國駿厖 齊詩厖作駟馬也董氏詩故○按原本誤注漢書注今改正

苞有三蘂 韓詩蘂絕也釋文言壞木復生萌芽絕之弗使其生

殷武

許氏異義曰○按原本許誤作鄭今改正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為殷中

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按此條與殷武無涉疑錯簡當在烈祖詩中

撻彼殷武 韓傳撻達也釋文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

韓序楚地在南郡南陽之間水經注引韓詩序

勿予禍適 韓詩適數也釋文

商邑韓作京師翼翼四方之極韓作是則

韓傳翼翼盛也後漢書注齊詩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此成湯

所以建至治保子孫而懷鬼方也○按此條出漢書匡衡傳原本失注師

古曰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

按齊詩之意言因商邑之禮俗追原成湯之遺烈知高

宗之伐鬼方而四方莫不來享來王者皆祖宗締造之

遺烈也非以是詩為成湯之詩

旅楹有閑 韓詩薛君曰閑大也謂閑然大也文選注

三家詩拾遺卷十終



三家詩拾遺跋

此書本王氏詩攷而補其未備間以己意疏通證明具有條理惜傳寫多誤又脫注書名數十條今爲一一補正三家中惟韓詩最後亡故此書所錄韓義爲多齊魯兩家存者寥寥中如劉向世習魯詩卽以其說屬之魯匡衡嘗學齊詩卽以其說屬之齊非有明文可據漢書地理志引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虜嶼之間兮此與上文鄭詩陳詩句法正同乃十五國風之齊非三家之齊也而顏師古注邊云毛詩作齊詩作營又謂絲詩自土漆沮齊詩作自杜齊詩魏代已亡不知顏氏何從得之董道詩故又出顏氏後乃引齊詩四國是匡爲下國駿駝豈鄉壁虛造乎抑從他書展轉援引而得之乎



又怪漢石經用魯詩出蔡邕手而獨斷所載周頌三十一篇  
之序盡與毛同或謂此魯說之同於毛者然三家般詩有於  
繹思句見陸氏釋文而獨斷仍作七句又臣工本十五句而  
云十句有客本十二句而云十三句不知何以齟齬不合范  
氏所採未及獨斷故附著其說于後錢熙祚謹識



